

文 學 叢 刊

旱 苦

蒲 林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旱

苦

蒲

林

被形容作「一幅人煙似圖畫」的山尾鄉，實際上，蜿蜒而來的山勢，到雲裏還不算盡尾，不過，山羣彷彿像浪波，經過不斷蕩漾起伏，略為平靜了點，不出十里八里，便又嘯呼結伴，以騰雲架霧的姿態，投奔東海裏去了。卽就這稍稍舒緩的場壩，也不十分平坦，人們仔細觀察起來，尤其站在高處俯覽一下，人們會發現山尾鄉這場壩是幾組小山丘匯集而成的，田園土地，為幾條小溪流統領着，各自依傍，却又各自分了清楚的界限。越低，水越歸併越大，終於形成了一條不通舟楫，但却頗具規模的破腹河。河被名爲破腹，一望便知河身正好輪在鄉村的中央，而且，亦如一切因自然界的劃分引起了人事上糾紛隔膜一樣，住在河岸兩邊的兩大姓，曾經有過一場大械鬥，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是修譜和一年一度開祖厝門聚會各支派

族長時，這些像傳說裏的故事，不大有人提起過的。祖宗們雖會把那場大惡鬥的遺物一代一代留傳下來，作爲深省警惕的標記，但當時仇敵，已因子孫式微，退縮到幾個山角頭，像幾朵野花開放深山裏，存在的意義祇是拖混時日，或是裝飾的意義，地位低落，重要性減少，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眼中釘看待了。佔勢力的一姓，而今成爲山尾鄉唯一的大族。興旺起來的原因，據說他們祖厝的風水是七星墜地。的確，沒有經過人家說明，單看看不出什麼來，人家指點過後，站在那祖厝的屋後看看每隔離一兩里地一個小墩子一個小墩子地迫緊過來，面前山又個個笑向自己，心地寬爽，是居住的一個好地方，這點却不容人家發生疑問。

鄉村靠近山，樹小水源短，天熱起來時，四面不透風，熱得像灶鍋中的螞蟻，土地沒腳板。田地分配，又不像人口一樣，愈窮愈多，田地大部分集中在那輩份很高的大戶，聲名黃鼠狼的手裏。輩份高，人丁衰微，但大戶人家

寧可「生人霸死地」，財越聚越發，地越來越多，本族的，外姓的，或買或不買，總之，他的手段高強，六親七戚不分，凡是油滴滴落鍋，弄得到手的，都設法弄來，得罪人，將來「死了無人抬埋」也不管。窮人們生活呢，平時，祇是耗子舐米湯，吃不飽餓不死，將就夠糊嘴罷了，遇上歉收荒災年成，大戶追租，官廳催糧，那麼怎樣打發黑黑白白跟着接踵而來的日子，誰也全無把握，不敢想像的。去年立秋日響起的不合時宜大雷雨，老年莊稼們早就預料過了，今年不是大水淹禾苗，便是天乾地裂的苦旱天。立春來到，驚蟄兜又下了一陣沒頭沒腦冒失雨，使得莊稼人常說的：『要吃米隔年泡田，要犁牛隔夜餵鹽』，整整倒轉了一個下種施肥的次序，犁鋤下翻轉上來的泥土，有了過多的水份却缺少陽光的曬曝，田水無處放，小春插下地浸得霉爛了，連種子都無從收回，小溪和大河，日日夜夜嘩啦啦地漲大水，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把秧地招呼下來，風吹過綠油油的秧尖，連帶寫下無數

人們溫暖的希望呵。驚蟄過後，春分，清明，穀雨沒有雨，立夏過了，四山還是張羅着火燒雲，日日麗陽經天，河水低落下去，露出的石羣又大又獷狃。人們在水源處放下幾斤雷藤水，全河的魚都毒光死光了，到處翻着白肚子。到處水磨房車輪都停了轉動。平素信天由命而最樂觀的，經過幾夜無眠，巡溪水，車河水，發覺到水源處那脚腿粗的那股水，套不完這壩田，他們幾乎絕望地搖頭嘆氣說：『朝代尾，這是朝代尾，老大爺在收人！』以前隱祕着不敢說出口祈求老天下雨的心情，現在全盤表現在粗野的謾罵上，在打架上，大家有理由沒有理由地爲了一點小事情，可以打一大場架，滾在田中，把平時最心愛的莊稼壓扁了一大片，都不覺可惜了。

寡婦秋忱和她的寡媳春官，她們是女流之輩，巡水搶不過人家打架鬧架沒有她們的份兒。她們向大戶認耕的田地，大部分是在她們房屋的四角頭，好處是稻穀熟時，出出入入順便可以照顧，不必多花時間去露宿守盜，麻煩

是她們的田地屬於沙地，麥園地，是河身往對岸移動，大戶叫佃戶衆人圍起來，普通叫做『河獻田』的。河獻田的特質：吃水多，消水快。一面靠溪尾，小溪中有股小水流，早就給水頭處的田壩短截了去，一邊臨河沿，要靠水車車河水，兩方面都說明着要吃一口飯，人替腳手做奴才的不容易，費心絞肝地損精神。

她們放一大清早，婆媳兩個撐架大水車，到河邊時，遠遠近近已發現二三十架水車，在唱着苦澀的調子車河水。她們半夜檢石子在河中圍起的一小彎水，讓下河的車水人，給拔開了。她們罵了幾句，重新挖掘路邊的草片，添塞缺口，安好水車，彼此輪流踩着時，日已上三竿。陽光一開始便顯出了它的威力，水車板級，斜斜地一股小水吸引上來，也像河邊石級把太陽的熱力吸引上來一樣，汗水淌過了一陣又一陣，背上乾過又濕了，大地像一張向火烤着的濕水紙，到處紅亮，處處冒煙。田間禾末，那樣沉默無動的樣子，

人們容易把它們拉到去年這時候，雨水充足時的茁壯禾身相比，誰都會爲這落靠無依，虛虛灼黃臉貌覺得可憐。較遠高坡上雜生的野草，金黃中帶赭色間雜黑線條，描繪在旱象特有的垂展天邊浮山根，那似霧似雨的雲端裏，像是燃燒着的一堆火苗，喧嘩燦爛，當陽處是無比的奪目炫耀。四山樹枝有氣無力地支撐沉重垂頭的葉子。春官覺得腳底越來越重，堵起半弧形裏的河水，已低落下回，即將乾涸到底了，車上岸來的河水，却像幾滴清淡不濃的血水，沾落到地，便被陽光蒸發着，爲飢渴的泥土吸飲着，車了清早大半天，水還沒有出導溝，離開田地仍然有幾丈遠。她爲自己精神的不繼納罕。自她輪替婆婆踏上水車，婆婆便斜依竹叢陰影處休息入睡了。婆婆是個苦命人。她恨不得在婆婆沒有醒轉來時，便車夠了田水，好叫婆婆回去煮早飯。但她心裏被一塊大石壓着似的，車子咿呀聲響亮又連貫，河水的確快乾了。河水會不會乾呢？河水乾了，田地上新插下的秧子，那在平時一晚吸得盡五

寸水，現在地已龜裂，禾已枯黃了，怎麼辦？太陽穴的汗，一顆一顆滴在巴靠木架的手盤上，她覺得頭昏，對於剛纔鑽入她腦子裏的思想，像一種無言的禁忌，她沒有勇氣往下想。

當婆婆的秋忱，她並沒有睡。她祇是半躺着閉上眼來養養神，去去疲乏。她偶然睜開眼，媳婦消瘦下凹的背影，薄飛飛沐浴在一條陽光裏，她覺得可憐。媳婦春官是她娘家人，那是遠在內山過了縣份二站多路名字叫做鳳來寨，按輩份排列該算是她遠房的族姓女了。做老姑婆和婆婆的她，當她回娘家看到春官放牛上山那種矯健持重的樣子，沒有一般採茶女孩的壞脾氣，動不動找人逗歌，在崖角溪畔人家答不上嘴來的時候，遠遠奚落人家幾句，然後帶笑帶叫一路像風過水面沒有痕迹地跑入羣伴裏了。她也不同放牛的娃兒，骯髒又笨，土頭土腦，見到生人便像一尊菩薩敲不響一聲的。秋忱一見到春官就喜歡春官。秋忱在她弟弟建屋上樑的那天，她帶兒子春發回娘家吃

酒，酒席上春發和春官捉對兒玩在一堆，弟弟逗着春發戲說：『莫非和鳳來寨還有緣分，大家親上連份親？』這話給春官的爸爸聽在心裏，春發的樣相和她自己喜悅春官的表情，給春官媽媽看在眼裏，他們真地托媒人送春官的八字來，並由媒人轉達說：『春官小丫頭，不知道有無福份吃大家飯。』加上媒人嘴臘燭淚——又滑又燙，說得豪性的弟弟，八字不合，把對方命單子壓在灶神竈下，十一個月內凶吉的手續都不做，一口答應下來。弟弟認為男人主要是人品，女人是女德，兩相配合，再加上緣份，什麼都不欠缺了，其餘所有俗套都是欺負俗人，或是俗人自欺的。她秋忱自己，從三十歲守節起好不容易才把春發守大，本來對春發的一切她不會輕易答應人的，尤其是春發的終身大事。然而，說實話，她心裏也愛春官，婚配就這樣決定了。春官入門來，和春發也真是大生配合的一對。春發從小就由她做母親的溺愛慣了，有時有點姑娘氣，大部份時間，慣發一點小脾氣，使使性地的。春官總是讓

他，做活路時，跟乾跟濕的，上山點紅薯，下田地插秧，事事做得整齊又妥善，樣樣不必爲娘的操心。兒子在世的那幾年，秋收是在過着有生以來罕有的清閒愉快日子。後來，桐油漲價，大戶和縣長，商會長組織林業公司，指定獅子上一帶地面植桐墾荒，春發給挑去掌管草寮，開水路，放倒杉木一應事務。山腰桐樹，山頂茶葉，與對山幾坡埕的竹林子，像春天的水草，綠油油的一片，獅子山以自己的龐大在天邊蔚成一天幕，出產的豐饒，在尖酸刻薄的大戶心裏，有了個特殊而又放心不下的地位。而出事的前後始末是這樣的：和大戶做朋友的一個人販子，案情被揭發，逃到山尾鄉來，大戶領他入獅子山藏匿，趕後，省方上級追踪得緊，縣長親自下鄉，跟大戶討論結果，摸黑派兵圍捕，人販子抽出他隨身武裝，死命抵抗，春發便中流彈傷亡了。春發原是人識路熟，又在黑夜裏，滿可以一溜逃脫的。但人販子是大戶的朋友；春發爲人是死硬派，一個蘿藤一個坑，渴水還茶，他沒法救人販子

出險，自己第一個先跳出圍牆試探，便腳未沾地，第一個躺下了。

春發祖母（秋忱的婆婆）聽到春發死亡的消息，從病榻中硬倒地落下床來，走到門坎上，大聲叫他：『春發你回來！春發你回來！』連叫了幾聲，接着火砲似的格格連珠地一陣乾笑，便昏闕過去不省人事。神志從那時起便沒有清醒過來。給她吃，她吃；不給吃，自己不覺飢餓地，糞尿隨牀癩放。她最靈敏地是留心人家話語而捕捉其精義。近來聽到人家說天旱求雨，她便着魔一樣咻咻叫喊：『是天地尾呀！換朝代！舉頭三尺有神明！……下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天要收人，雨不能求呵！……你老人家讓娃娃仔騙去了！雨不能求呀！』她的話，不但春官聽來害怕，秋忱聽來也毛骨悚然。她們就這樣，三代斷男人影子的相依爲命。她們整座房屋，自太公以下三支六派，秋忱祇剩下一個堂娃狗屎尖，原先是余水捉魚的，現刻和一般不三不四的朋友參雜在一起，說一些順風不掛航的王爺話，高興時幫忙做點活路，成日腳底

下抹油，走到斷雲影，無看見腳的。有人等於無人，捨不得和他分門別戶，仍然同一張桌子吃飯，那也就等於說，死了眼睛不願閉，聊勝於無罷了。

一個年青寡婦在鄉間，春官所遭遇和忍受的，只有春官忍受得了，和自已知道。丈夫死前與死後，她經歷不同致驗，生活過來兩個世界。她對目前一切，講起拋棄，她可以沒有任何愛惜，使她戀戀不忍捨的是她對婆婆的感情。婆婆對她好。她們間的關係，超過平常婆媳間嫉妬與邏輯上的依存關係。在婆婆需要她，如果她再提起離去的話，那便太不像人話了。婆婆當春發逝世時，曾經表示存留或離去這問題，應由春官自己決定，並坦白懇切告訴她，守節這件事在年青人感情上含有的那一些字義，和單身女人，獨立支撐門戶的困難。春官對這些不曾作正面的表示，但默默留下來；她捨不得離開婆婆，這點婆婆十分明白。婆婆是過來人，明鏡自鑑，年青人一些曲折微妙的感情，婆婆甚是清楚。平常時出門見山四大事：鹽、油、柴、米，細澀

點用，靠田邊下力，婆媳針黹，租稅雖說重點，年冬時季，勉強還可以對付下來。今年子，真不成話，旱象一成，大戶家的五穀糧食，越抓得緊，越不放手。佃戶莊稼人總是收成米價賤時，把納租納糧剩下的一點米穀，全部出脫來還債，三四月間，零星高價糴米吃，有時下種，施肥，請人工，還得借印子錢吃高利息，或是沉下心來「賣青」，那就更不堪設想了。不管窮人的命和富人的錢一樣捨不得，拖混下來，窮人的生活還是水牛踩爛泥，越沉越深，終歸是滅頂，這是一方面。其次，事越忙時，人手越顯得不夠用。立夏那天，學校裏的王老師看到溪尾田一片荒涼的悽慘，請鄉公所鳴鑼集合，和溪頭的莊稼人商量借一天水給溪尾的人插下秧，說到嘴長嘴短才得到勉強答應。秋忙那天叫了幾位人工和狗屎尖犁田播秧，春官挑糞煮飯，招呼頭尾，狗屎尖還掀起嘴巴子，句鹹句淡，默到春官挑上糞還有相當距離，但人已可以聽到話又不便隔坵田回嘴的時機，大聲對人工說：「立夏過了，養（秧）過

節了，插下去，安逸完啦！不怕我們那小孀婦笑到尿撒！」這雙關語說它的人不難過，聽它的倍覺傷心損情呵。春官背着人痛哭了一陣子，眼皮腫得像貝殼的。她有點恨死鬼春發。更多的是恨她自己。她如果有三頭六臂，一身拆成幾身用就好了，就無須受閒氣了。晚上輪到巡水的時候，狗屎尖在秋枕面前掛着名兒，出去隨處放蕩，碰到春官，平日在屋裏腳長腳短還不算數，無人處還摸春官一手兩手的。春官遠遠看他來，多份是繞圈子走，或是撞上了他，支付他離開，鄉間閒話原本就是夠多了，她不願這事再宣揚出去，好歹是自己人，何必伸手給人看呢。但路遠水少，吃瓜牽瓜藤的追趕下去，會把人趕出一身病來。最終，她不得不建議婆婆，把剛插下的時秧拔了，地面改種地瓜。婆婆細心看看春官臉色，噙着淚珠答應了。地瓜種了下去，白天要一廂一廂蓋稻草遮太陽，晚間收清掉讓吃露水，澆清水，麻煩事還是有。但麻煩祇是春官一人麻煩，不必依靠別人，心裏總好受點。種下地瓜，一樣

要靠老天爺下雨。不下雨，生根伸藤時缺乏水分，將來就使地瓜長得出，也只有瘦長得像泥鰍樣，祇是一根鬚鬚，而且滿身麻豆的，所以種下去，也僅種下一個信心，如果是沒有雨的話。

……太陽傘愈張愈大，地上處處又是藍煙，田地裏一點僅餘的濕潤，呼應着熱力加速蒸發着。低落河水讓出的沙灘，白亮亮地在吸收過路人疲乏的脚印，越滾輪廓越鮮明，直到河岸與山接連處，才為濃黑帶紫的墨色塗抹着。春間大水來時給沖走了的木橋，剩下兩三根橋腳孤站獨立河中，測量陽光以自己的小影子。木橋靠岸的兩邊碼頭，一邊黑色，迎太陽的一面，彷彿鮮血淋淋地，低矮處石縫中伸出的馬尾草，輕輕搖擺着，像是血滴正在涇涇流落似的。悶熱恰如一把無形的傘子籠罩全部河山田壩，人們的呼吸粗又重，需要一陣南風吹颯呵，但又怕吹南風。雖說山根浮着，那『含虛開嘴，苦旱三年』的含虛鳥，隱形滅迹在深山裏，嘔血似的吐出的不祥的叫聲，

清晰地一聲一聲傳到人們的頭上，人們仍然希冀着，沒有風吹，只要沒有風吹，悶熱裏孕育一陣驟然的夏雨，汗當血流盡乾盡，也是甘心情願，不叫噁啣的。

秋忱坐起來，上半身的影子正把本來在陽光裏的下半身遮蓋得只剩出一雙小腳。綉鞋花樣已大部分褪了顏色，隱約伸展的枝葉姿勢，還是保有着『人看人愛，樹看花開』的韻味。她正準備起身替代春官車水。她看到人們都往橋頭上齊集，圍聚。從中回轉來的綽號向天獅族叔，和他向來走路面孔朝天習慣相反地，他垂着腦殼，不斷搖着頭。秋忱問他發生什麼事，他幽幽像耳語地：『造孽！牛巴子吊死了！』他是這樣激動，他不能將全村子最勤快短工牛巴子的死狀敘述出來。牛巴子死得太慘了。五尺不到的白腰巾，把一個小頭顱緊緊裹在伸向河心的大榕樹枝上，懸空的根鬚密密包圍着牛巴子的身子，像櫻包袋鹹魚，露出的僅是邊沿上的鬚鬚。榕樹生來原就隱僻在離橋

十餘丈遠的下游，木橋被水冲斷後，兩岸來往的路人都打從橋位上游的沙灘上臨時架起的小木橋經過。假若不是看牛的春藤，那小娃子用小石子打中的溪鳥剛掛在榕樹根鬚叢裏，趕下去找尋發現了牛巴子的屍骨便不容易被發現。牛巴子眼睛朝上望，舌頭長長伸出嘴來，腳幹蹬得直直的，樣子怕人極了。牛巴子三天前因為飢餓，曾問向天獅族叔借錢，族叔沒有借給他，族叔欠他的一天短工錢，當時手邊的確不便，沒有算清還他，牛巴子縮着身子走了，嘴裏溫柔地說：『族叔！您這次不給，我不會再向您要了。』族叔現在急忙去小店面子賒份金銀紙，來燒給牛巴子，生人不欠死人錢，他還清那筆債務。族叔心裏十分難過。要是知道牛巴子來找他借錢是爲了想不開，尋死路，萬樣做一樣說，典當他也會典當借給牛巴子的。……

秋怵呆呆坐着沒有動。樹聲叔全家大小五口，沒有飯吃，闖起門來服毒死精光了，還不算，天變地變，這天地尾的世界，知道會變出什麼花樣來？

秋忱心中，另有一件祕密的憂慮，使她不禁全身起了顫慄。在鄉公所當書記的文郁，曾經悄悄告訴她，最近鄉間一班散鳥爛人，曾經集會結社，圖謀不軌，鄉公所已密切注意了，不過仍未到發表時期，表面上還是保持沈默，將來事件攬大了，終歸要水落石出的。文郁並附她耳邊說：『聽說狗屎尖也是參加的一份子咧！』文郁敘述時，油閃油閃，生怕被人竊聽去了似的。秋忱看到狗屎尖近來逢人發笑的傻樣子，不相信文郁的話都不成。雖說是下力人家，卽算是苦了點，也不應該和無業遊民的散鳥們打交道呀！秋忱腦殼沉重着，春官背影從水車下迸發出無數帶着黃圈的金星子，越射越遠，越沉越深，越沒有邊際。……

秋忱醒過來時，人已舒舒服服躺在床上；春官正拿個古銅錢，在秋忱的背上刮癢。秋忱人軟軟地神志比平時還來得清醒。她叫春官安心出去做活路，自己認爲再輪一會兒，便可以起床了。『壽源有數，不該死的，吊頸，無索，割喉，無刀，跳水嗎，海裏都浮起蓮花呢。怕甚麼！』她把掛在大廳正中觀音大士脚踏水蓮的樣像，用來寬慰媳婦。等到媳婦真地離開她時，她平生第一次覺得房屋是這樣寬闊，清冷，漫無邊際。她那積年累月花費掉的無形的生命，都一點一滴凝聚起來，像對着鏡子的影子似的，不知道在證實自己還是控訴自己，一絲輕微的拖引，都成串地，濫溢着她往昔的記憶，快樂或悲哀的。她躺在紅漆髹漆亮得照光人面的四方桌前，被面花草在桌邊交錯浮泛的色彩，彷彿死了多年的丈夫對着她遙遙招手了。她伴着丈夫走得

深很深。丈夫在世她過着的天仙般的日子又回來，她重新變爲四鄉五鄰羨慕讚美的對象。丈夫是個莊稼人，憑力氣勞作，插下了秧子生根轉色，再薅過兩三道草，一百二十日內，便可以等着收成。由嫩幽幽的綠葉子中，生出了稻穗。在夏季熱天，看着黃爽爽的稻子，夕陽裏搖曳着金色的亮光，真容易使人發生對地上的愛情，對宇宙充滿了景仰和疑問，而對自己的力量充分得到了信任。鄉間生活雖是苦，然由勞力得來的一份喜悅，很可以補償辛勞的內在意義，因爲收成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並且年冬四季，只要風調雨順，撒下了稻子，插好了秧子，對從不騙人的土地，便可以交付了全盤的信託。在鄉間，三四月間連續不斷地演着的『播出戲』。照例讓富公的房頭，先向龍墩岩祖師公廟宇的柱子上貼上了紅紙條，寫明祖厝謝神的日子，跟着每房每屋，本境外境，放鞭炮似的，接連貼出了，山前山後，橫直幾十里路內的村落，在這期間，沒有一晚會斷過鑼聲，鼓聲的。這鬆解肉體疲勞的精

神上娛樂，不管戲台上的文詞怎樣鄙野，故事是如何的老舊，總是逗得孩子們睡不穩覺，年青男女都惹得眼紅了。

秋忱和她丈夫，常常雙雙參加這些集會。鄉下的慣例，祖孫伴着來到戲台脚的，有；年青小夥子成羣結伴來鬧旦的，也有。夫婦同時伴着來的，即使是子孫滿堂的老天婦，都不常見。——甚至做出來時，在戲棚脚下不分輩份大小的傳統下，會給自己的兒孫輩，搭上台頂正在演出的青春年少男女關係的微妙內容，玩鬧得面紅耳熱。秋忱他們的參加，是給鄉間帶來了例外，同時，或者是爲了他們平常對人的和藹與對事的嚴謹，在大庭廣衆的場所出面，例外地不受人家當做奚落或開玩笑的對象，還或多或少讓人家羨慕着，崇敬着的。當他們單獨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行走，影子給自己手上的燈光拉長着，慢慢量衡路邊水稻田，腳底聲音爲遠處清脆的蛙聲呼應着而爲近處蛙聲停止的圓心的時候，他們默默地手拉手，真像是新婚之夜似的。不知道

自己是外界的中心呢，還是應該確實一點說，外界是自己的中心？他們無語地走着，連影子都傳染着愉快的感覺。這是播田戲給秋忱的記憶帶來的生活內景。

其次，龍墩岩的祖師公所以活生生存在於鄉間人的心中，是由於天時，地利，和人和。湊巧的是祖師公的祖籍和秋忱一樣，是過了一個縣份的另一個縣份。祖師公未成佛前是來山尾鄉幫人看牛，從小就有好些奇異的神跡。最先和他作對的，是主人家的丫頭，平時叫祖師公代做最繁重的工作還不算，時時找機會在主人家面前找他的錯處。有一次祖師公給惹生氣了，他稍稍顯出一點神通來作弄她：主人叫種茄子，祖師公祇在山溝水涯僻靜處種了一棵，而大塊的園地却讓它荒涼下來，餵野草生爛刺。但奇怪的是，每天主人叫他去摘茄子，他把空籃子提出去，一會兒，便滿滿地裝了一籃茄子回來。起先丫頭懷疑他是偷摘別人的，然而細心看看肥大紅潤的茄子，又不像是附

近二三里路內田地的產品。她暗地跟他到水涯，看他左邊向茄樹打一下摘出一個茄子，右邊一下，又是一個。她默記在心裏偷偷退回來，第二天早晨，她在主人家面前自告奮勇，背着空簍子代替祖師公摘茄子，等到她到茄樹邊學祖師公左打一下右打一下，不但打不出茄子來，反而兩下子便把茄樹打枯了，急得了頭哭出了血淚——現在石岸邊還保留着成串的血痕。對看牛的友伴，祖師公却從內心對大家顯露着友愛和愛護；他常教他們閉起眼睛，背他們飛到幾百里外熱鬧城市裏聽清曲看戲子。據傳說，有一回，有個不聽話，在半途中睜開眼，給甩在半途了，趕後，大家問起，他才想法子去把失落的同伴背回來。祖師公他的這些充滿人性的幼年時代的傳說，同時還貫通到他的學道，成佛以後，而至於保境安民的作爲的。他愛看戲既成爲習慣，在他的天地裏，路途的遠近又沒有受到自然距離的限制，天涯若比鄰，凡是有戲的地方，他要是想看，都可能看到了。某鄉某里有尊蔡陳公的，所管的景

政，大約也是男耕女織這些貼近土地上的事務，但奇怪的是這位蔡陳公生日作戲時，要吃一對童男童女，這在鄉下人苦思愁測而於祭禮時又須賠着笑臉的場幕中，祖師公十分打抱不平，他打扮過路商人參加了幾趟盛會，估量自己的佛法還不是對手，他下了決心，前去廬山學道。在初，師父不教他學什麼，只教他天天畫人字，日日挑水洗衣裳。學了三年，他覺得無味，告別師父回家，師父又叫他吃下背上瘡的濃汁，並且告訴他要吞下去。祖師公含吸在嘴裏，背師父面剛要吐出口，便給師父打得趕忙吞下肚裏去。說也奇怪，這樣一來，他的容顏即刻變得年青又紅潤，心中想什麼，四圍的環境趕着變成了什麼，他在山嶺上畫個鷹，鄉村中便有人呼口哨叫小鷄趕鷹鳥，畫隻虎，全村子一片的打虎聲，他知道道學成了。師父叫他吞吃的濃汁，便是聖藥。他去找蔡陳公，在他香案桌上隨意選吃東西。他們開始鬥法。蔡陳公打敗了，被打不靈了，廟宇也給燒去了一角。

祖師公打垮了不講道義的蔡陳公後，在他的原籍木鄉仙化成佛，顯赫十分顯赫，廟宇却是偏處一隅，樣樣讓信奉的弟子們感覺不便利。恰巧那時候山尾鄉，大小姓間，爲了龍墩岩是一塊罕有的風水地，起有爭執。秋忱這一族的遠祖，黑夜裏把祖師公的香爐擄了來，私自放在龍墩岩的地段裏，一早三步一跪，九步一叩頭地，說是夢到祖師公要借龍墩岩做廟宇地，爲他放過牛的鄉村盡着保境安民的責任。跪到龍墩岩，香爐確實是有，而且是飛來的，這種是人的意思也是神的意思，不論大姓和小姓，大家都不敢拒絕，最後，廟宇蓋起來了，廟中某一佛像是秋忱她們這一族人遠祖的骨灰塑成的。

祖師公在山尾鄉有了他副身的廟宇，而且香火很盛。

祖師公和山尾鄉土地上一切的關係，那是很早很早的事了。祖師公在山尾鄉原先的職業便是看牛的。而牛與牛的勞力，在鄉下，幾乎是與土地有同等的含義與實質。說是有一回，祖師公審察了山尾鄉的地形，明瞭近山的斜

坡田地，最需要的是水源，而最有問題的，也是這急水短流的水源。他曾經趕過一陣黑石牛準備塞着山尾鄉溪水的源流，使溪水往西北向的山邊走，藉以便利一切田地上的灌溉，可惜正在趕石牛的時候，讓一位有身孕的婦人看到了，石牛便在那水源處，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石牛山，讓過路的一位道學先生題上一首石牛詩：『怪石崔巍^哇石牛，深林獨臥幾千秋，風吹遍體無毛動，雨濕渾身有汗流，春草新抽難下嘴，蒲鞭任打不回頭，至今鼻上無繩索，天下爲欄夜不收。』

另一回的事，那是年老長輩親身的經驗。那時候秋枕的丈夫還沒有出世，也是碰到苦旱荒年。鄉里人誠心虔意地抬着祖師公到石牛山背的黑龍潭求雨。祖師公起了生童，脫裸上半身，把鋒利的劍，像雨般砍在背上，並且叫說『午時起雷，未時下雨，亥時雨收，水高三尺。』後尾一切都應驗了，將枯的秧子在田中掙扎着起死回生而且欣欣向榮。祖師公成爲人人心中最神

聖最完整無缺的部份。那年的播田戲，接連演到年尾，大家都擔心祖師公管的事情太多。『年紀老了，頭髮都長了寸把咧！』秋忱的婆婆聽過她的婆婆說。大家都爲着自己心中的最後這點依靠焦慮。自此以後祖師公自一境之神變爲一方之神了。

『求求祖師公呀！他老人家有辦法的』。所有的鄉下人這樣說，這樣想，這樣做。秋忱丈夫，秋忱，春發，春官都這樣說，這樣想，這樣做。

但雖然是這樣，祖師公的性情，在人們心中所展開或啟示的，彷彿就祇貼近土地，專管農事似的，明白事理的人不敢把自己的私人瑣事去麻煩他。就像秋忱，她不敢把丈夫早的死和春發的壽夭，甚至他們這一房人丁的式微來麻煩過祖師公，雖說這些是比她自己的存在還重要的佔據了她的全部心靈。

這時鄉村大路上，隱隱飄起了斷續的鑼聲。這聲音，並未把秋忱從自己

的冥想叫醒轉來。實際更加深沉地使秋忱沉溺在那夢幻一般的景也異，彷彿伴隨着她，讓她更覺得已往的一切更爲真實一樣。鑼聲越來越近了，夾在中間沙沙的人聲，也越來越單調清晰：「衆信弟子呀！今晚齊集龍墩岩求祖師公乞雨！」聲音是狗屎尖的，調子是有罪人祈求援助的調子。人們很容易在他帶喘帶息的叫聲中，覺察到屋外氣候的悶熱。秋忱覺得富春發剛坐下來，正在哺乳的時候，也鬧過一趟旱災，有過同樣悲傷與哀乞的調子，但那是丈夫的，苦澀裏還蘊藏着強健的成份，日子苦是苦，但還充滿了愉快。如今，一切的記憶，都成了一場夢，丈夫兒子留給她的，祇是遠遠的一點甜情了。她完全清醒過來了，狗屎尖消瘦的影子，也正幽幽地映入她眼裏。狗屎尖告訴她四鄉五鄰籌備乞雨的情形，她頗想將文郁對她說過的話，告戒狗屎尖一頓，她看到狗屎尖不是他的年齡所應有的低凹的眼睛，和整個拿不出來見人的狼狽樣子，她覺得一陣心酸，便就愛憐的成份勝過責備的成份。同時，狗

屎尖又是虔心誠意打鑼叫乞雨的，她不願在神明前犯禁忌。

「是天要收人呀！天地尾，換朝代！雨不能乞呀！……你老人家讓娃娃仔騙去吃屎了，雨乞不到呀！……天地尾！」

婆婆有韻律的話，却代替了秋忱這段要說，而沒有說出口的時間，秋忱連打了幾聲阿欠。她像怕被發現祕密似的，輕聲打發狗屎尖走了。狗屎尖籬聲從屋門口拖遠了去，她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淚來。狗屎尖是粗心大意的，不然的話，他一定會覺察到今天秋忱對他說話時不同的語調，再精細一點，他會明瞭他是被愛着，關心着，生活也就覺得有所依靠，不再是無父無母，孤另另地彷彿像是一無親人的了。但狗屎尖沒有覺察到，永遠對四周孤立起來的習性，使他無從感覺到人間的溫暖，就像在陰沉的天底下住久了的人，不知道有可愛的陽光一樣。

狗屎尖走後不久，媳婦春官回來了。春官帶着水車回來煮晚飯，她小聲

小氣問候過婆婆的病情後，輕聲退了回去。她不敢告訴婆婆溪水乾竭的消息，而田地得不到一滴水的情形，婆婆不問也可以從春官的臉色看出來的。莫非老天爺真是有意收拾人嗎？一種無可奈何的處境，使婆媳間在一問一答以及一些小動作裏，彼此互相溫存，互相體貼，誰也不願意傷誰的心，雖然各人的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口的鬱氣，關於目前土地的，和由這土地引起的回憶中的情緒的。春官燒好飯，大家胡亂吃了一陣，收拾完畢後，春官悄悄提起狗屎尖傳鑼開會乞雨的事，婆婆吩咐春官去參加，並叫她路過店仔時，買點香燭帶上廟，供奉祖師公，表示虔誠。

春官到龍墩岩時，時間還早，太陽雖山頂還有一丈多高的樣子。圍繞廟宇四周的岩寨，地勢很高，門樓供的是關公爺和關平，周倉，他們，平常是看牛的娃兒，大家躲起賭小錢的去處，近些日子，因為天氣熱，擲骰子，辦姨媽的，都移到樓下大門的洞陰裏，樓上顯得寂靜而又帶了幾分荒廢的傾

向。四圍田地裏枯黃的秧尾，像是將要變大人而又飢餓落靠的童子胚，如果再不援救，一切都要無望了，而被腹溪是同樣無助的，在夕陽下，敞開乾涸的肚子，各處在平時給水淹蓋的大石，都光溜溜聳立白色的身子，恰像哲學家在沉思默想似的，沿溪安靠的無數水車，和春官自己的一模一樣，唱出的歌曲，是苦澀的，哀淒的。天邊極目處，處處浮着山根，看那在陽光裏拖得長長的腳幹子，的確遠處就像正在落雨一樣，但事實上，大地各角，都在冒着煙火一般的旱雲，人們心目中盼望的水波雨雲，還是一點影子都沒有。參加開會的人們，雖零星從各方面集攏了來，但人數還很少，多數人還希望從人爲的方法使龜裂開口的地上，得到一份水源，一點養料，就和中了痧的人，需要爬疏，推到四肢，俾使血液流通呵。和春官同樣到廟早的人，大家反剪着手，思索地踏着方步，中間有幾個像橫臉和兩面人他們，忘不了伴伙作堆時，說說笑笑，打一陣哈哈，但總逗不起大家的情趣，個個人都像熾熱

的天氣，哭喪着臉。幾個婦道人家，利用空閒時間，俯身檢拾岩寨上的枯樹枝，秦官看到了，即刻和她們一道工作，參加她們斷斷續續的話語。

太陽已落山，但它的餘暉染得雲層和山翠一片金一片銀的。因溪水低落得到意外豐富魚食的烏鴉，成串吐着口哨，飛向巢穴的遠林上空，巡迴着，打轉着，像受不了地層悶鬱的熱氣似的一時沒有停息下來。

樓下男人們聚集得更多了。他們間的談話，瑣碎又沒有秩序，毛鬆鬆一窩亂草一樣，恁一絲風兒，都吹得它們噉噉啞啞的響一陣子，可是絕不可能成爲一個調子。當然，其中最脆最響亮的，是一些簡短的罵人話，最能惹人發笑的是號稱『禿頭起波』——腦殼上不長一根毛兒的琉璃燈。

『他呀？你護他，瞎子打燈籠——白費蠟！』到處亮的琉璃燈似乎在跟誰辯論。

『琉璃燈，依你說，牛巴子真死定了，有冤不用訴了？』答腔的是糸來

想給天下打抱不定的大戶的堂姪雷公嘴。

「吓，瘋子遠六親，窮人遠七戚。你面子大嗎，你去他屁股上畫畫眉毛嘛！」

沒有等雷公嘴舉起拳頭準備打他，琉璃燈早插入人堆裏閃開了，一面激賞自己的哈哈笑着。

看來他們是在評論向天獅族叔欠牛巴子的工錢那回事。族叔做人最正派，平日得到大家的愛戴，找說公道話的，大家第一個想起的便是去找他。這一回莫可奈何的被拖入牛巴子的枉死案裏，他自己內心很難受，並且再三用行動表白他的後悔，但大家一時還不能原諒他，幽幽地對他採取抨擊的態度，這當春官把婆婆留在屋裏，一個人去踏水車，抽空到橋頭榕樹邊看土工收拾牛巴子的時候，就聽到人家談長論短了。琉璃燈嘴裏雖說着反話，他也不見得不同情雷公嘴的說法，但多少滑稽的性格，使他對人世各色各樣的人

採取不同的論斷，其實，這論斷正像彫刻的背景似的，把畫面的人物更深刻更活現地鉤勒出來，更證明雷公嘴是對的。

話雖這樣說，向天獅族叔仍舊是他們精神上的中心，這一點事實，單看族叔來到時，人們對他恭敬的樣子，馬上可以意會出來。族叔馬褂長衣，整齊齊的踏着方步，他從村路上遠遠而來的時候，大家的聲音都變小了。大家對族叔的敬仰，並非出於禮貌，像一般慣以年齡和輩份給自己造成了威望一樣。大家對族叔的愛戴，就像有時大家觸摸到自己最純潔最內在的情愫似的，有了它，便足以說明生活最本質的意義，而一切的外來的痛苦和日常生活的單調，都變成可以忍受，而成爲必需的。

大家魚貫入廟裏來，香煙給燭光以飄拂牽帶的有形幔幕，明亮的路線，若斷若續地，每個燭心都像一朵含蕾未放的荷花，或者恰切一點說，這情景像是每個心境的寫真：嚴肅又飄渺，一縷希望昇上去，上面是祖帥公端正地

盤脚坐着，一手自然地低放脚股上，另一手平胸屈着拇指，伸出的四指向人間解釋生、老、病、死四大事，頭頂常戴的紅色風帽，因為人們在渴望着下雨被取消了，代替的是柳枝和馬鞭草交替盤織的和尙帽，頭蓋頂空出的地方爲濃厚的黑髮佔據着，面下是一部長長的髯鬚，若不是配合了高高的鼻梁，扁豆形的眼眶，粉紅的面蛋，很容易被誤認是落荒爲寇的草莽英雄，雕塑的頗爲平民化的不規則的衣紋腰帶，更加是沒有疑問的像。不過，就整個的造像看來，祖師公却代表正直的一面，他的穿着的草率，和態度的隨適，只顯得較近莊稼人罷了。守宮的從族叔手裏接去的一炷香，插到香爐上，看到那冒出的代表神意的煙子，直直的往上昇入祖師公的神帳，大家釋了重負似的輕輕嘆一口氣。族叔虔誠地重新跪下來，扔出的筊杯碰到地上的時候，守宮人合拍地敲一下鐘，經過多番的請求，祖師公才允許大家抬他老人家出來乞雨，日子便是第二天。頭人一向是族叔當的，今天族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却推諉的說：

「這一次不成了，人老了，牙疏脚步密，做不到，做不到！」

他的話是對着大家說，他那虔誠的態度，是向着祖師公的。

經過大家再三懇切的要求，族叔答應做頭人，但聲明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當然，誰願意碰到苦旱天，再來麻煩祖師公和你老人家。」私塾李先生輕輕解釋了一句，族叔馬上覺得他無心說出的話是說錯了，連忙說：「不敢！不敢！」像是謙虛而兼帶着自責。

在李老先生吩咐守宮的準備乞雨用的一應物具的時候，退伍的民軍連長和硬漢屎龜蠅差點打了架。

「三付鑼鼓，我們回去準備得了。」回覆李老先生的詢問，退伍連長很有把握的說。

『還有商羊呢？守宮的，你叫店仔口糊紙李連夜趕一趕吧！』李老先生說。

『什麼？——』守宮的有點重耳，聽不清李老先生的話，又站得遠，但看到李老先生向着他動嘴勢，他忙着放下鼓錘，蹣跚過來問。

『傷陽！叫糊紙李連夜趕糊一個，聽清楚沒有？』退伍連長從小使和土地脫離關係，到五湖四海去鬧江山。他回到故鄉來當一名不大不小的鄉紳，那祇是幾年前，他帶領的隊伍開去打×軍，給×軍全部解決了以後。回到鄉下，自然而然地，和土地上一切的問題都有了接觸，憑着他的精明能幹，對一切事，一過目便可以立刻加以理解和處置，加以做人甚為清白大方，無形中成爲鄉間人行動的中心人物。他唯一的缺點，也可以說是由他那多年從事的職業養成的：固執，自用；常把自己的話看做命令，要人家服從。

『是扶陰咧？——傷陽？』硬漢屎龜蠅微笑着加以友意的非議。『臭犢

會援話！」

「媽的，你是什麼東西！——你？張嘴罵人！」連長認真起來鬨叫着。

「算了！算了！大家都是熱心公家事務。」李老先生的和氣話，正好把屎龜蠅張開了的嘴軟和了合攏來。屎龜蠅渾號是硬漢，全村子的人都知道惹怒了他，不管是誰，他都骨嚙起眼睛來拚個你死我活的。

「喂！是商羊！是「天將雨而商羊舞」一個足兒的商羊！你去叫糊紙李連夜趕一個，聽清楚沒有？」李老先生轉向守宮的，語氣間有點怪他耳朵不靈而惹起是非。

守宮的應聲走了。李老先生移花接木的遷怒於守宮人的辦法，頗爲見效，雖說大家在廟宇神明前，誰都沒有吵鬧的意思，但水到船高，在氣上頭，兩個硬性格的人誰也不願低下頭來的。李先生見機立時替他們轉個彎彎，讓大家的精力都集中在乞雨的事情上。李老先生還乘勢講着歷史上著名的湯時

七年大旱的「人禱」，「御史雨」等，他不同於老學究，他把人們目前最急切的需要，引用過去樂觀，積極的例，而使大家氣悶悒鬱的心情，慢慢展舒泰了。他認為物以類應，誠可動天地，天下的事理，有可能在神祕的感應裏找出結果來的。

正式準備明天乞雨的程序，雖然告一段落，但人們還是繼續談論下去。由天旱，而收成，往年荒災時田主的減租，官廳的救濟，搶倉穀，免稅，退耕，吃大戶，以及社會上一切不公平的現象，都談論到了，聲音由散漫，平淡，而趨一致，激昂，大家把多年來壓在心裏和目前所遇到的與將來可能碰到的荒年的景象，都連結在一起，而各自在腦海中畫了一幅尷尬的圖畫。和大戶黃鼠狼近親的雷公嘴他想到父親臨死時，叫他到床邊，說明他們的田地是怎樣讓大戶生吞活剝的串通糧官，劃入大戶的領區，當大家談到大戶，他申明，免租，退耕，吃大戶時，他願意行頭陣。

他們熱烈地談論着，糾正着。在談論中間，沒有注意一道黑影在岩前月暈的圈子中盤行着退出了。

那個退出的是『菜刀打豆腐，兩面討光身』的兩面人。

一個人要是留心土地變遷的歷史，也可以知道人事變遷的歷史。可惜土地是啞巴的，土地不說話；人事太匆忙，人們無心注意到腳底下土地的轉變，形成，雖說每塊土地無時無刻不是在滾動着人們的血汗，忠直，機智與卑污。

說是傳說，這山尾鄉的地面，也真如傳說一樣的古老與應有的結局：像上了年紀的人似的，慵懶而帶了點昔日淡淡的光輝，大姓沒有興旺起來的時候，整個世界是現在退居於小姓的祖宗們的，而小姓祖宗們的興旺，那是由於一次大水後的一次大旱災。飢民死的死了，少壯的及時流徙湖廣，小姓的祖宗跟當時管理本地的地方官是親戚，得到地方官的通知，跟在催糧官的馬背後，來各地的田塍間，收檢地契，這樣在別人的尸體間，興發起來，像花

草似的繁榮了百來年這地面，直到地氣衰退，人丁減少，江山的主人慢慢移入大姓的手裏，他們的子孫，才像蔓草野花，縮退山澗水涯邊，像裝飾似的，以自己的式微來襯托榮華的大姓。

像受同樣雨露與陽光，而猶分別出榮枯的樹木，大姓中各房的分歧，有的以人丁來一代一代地保持生命的延續，另一些，像大戶，甜蔗一樣，各方而吸收來的養份，全部餵肥了自己——他們向錢財進發，向土地進發。據傳說下來，而慢慢形成爲老年記憶的一部分，換一句話說，一切聽來的智識全都凝固了，變成了老年人信心的一圈：大戶這一房會過着哀悽黯淡的日子，他們的分房祖母也是看孤守寡的，由於心地的良善，她始終守着『遠處燒香不如門前積福』的遺訓，對上下來往客人，認識的不認識的，大白日，三更半夜，都盡着地主之誼的款待，這樣，於半受稱讚半陷於惡意的穢褻流言裏，家業像風一樣快而又不露痕迹地發達了，大門進出的，黃的是金，白

的是銀，而且，接連的幾代人，都是出色的子孫，優越的腦子的開拓經營，到大戶的曾祖父，一年收到的租穀像水一樣地，在他的手裏，不得不建座雄踞鄉間的土樓，來儲存穀米。

大土樓的建築代表着主人的氣魄和雄心：四五丈高的牆壁是石灰間隔着河石堆砌而成的——山尾鄉的河流，祖師公會趕石牛想法子使它繞過北面山而沒有成功，但河道原本，却是靠東邊的山麓轉出了村子的，自從土樓建築後，河石被挖光了，河道隨着改變了，成爲目前破腹河的樣子，幾幾乎挨近了土樓。幸虧大戶的曾祖父，倡議鄉路，築了一條沿河邊界溪邊直往北去的行人路，把漫無遮欄的河水回復了河心，河道才慢慢的往東移而鄉道下才略略見到了地上，後來，這路下地有人建造房子像秋枕她們，土樓的地位有了外圍，才慢慢地確定而被注目。土樓靠近屋頂的一段牆，依着方位和山勢，四面開放着不規則的大小鎗眼，上方瓦橫板，有無數的燕子窩巢，刮大風時，

常有未長毛的雛燕從上面刮落下來，摔得長過霉的漿糊樣黑黑白白的胎毛一堆，腦漿一堆。土樓建築時既然已擬定了假想敵而採取堡壘的形式，人們很容易想起它便想到堅固，耐用，殘酷等字樣。屋身外四角頭的鎗樓，目下算是倒塌了，然由這些更加讓人們一目了然的看出來四面壕溝的工程是怎樣的偉大而又合乎爭戰的理想。壕溝這下沒有水了，護堤的面上原先當跑馬競車用的，此刻已為衰落的房頭支派劃為菜畦，栽種着青菜胡豆。土樓四面正中開設的大門，門面重重地包着鐵皮子，五排排列有序的鐵釘，有的雖因年代的久遠，釘頭掉落了，把門面弄得像禿頭脫毛一樣，東一塊疤痕西一塊銹迹的，但鐵皮子仍然牢固地巴着，沒有脫落的迹象。土樓內的構築圖式與選用材料，更加說明了主人的毅力與財富：木材大都是左邊海上從外洋運來的楠木，石料一色是青石板，細密得天雨晴時會自己出水收水的。建築圖案是採取背貼背的對稱式，前廳對後廳，左手房對右手房，齊齊整整，四面廳並

依春、夏、秋、冬四時的氣候變換，排設着不同的家具，用具，樓上樓下的空間，與串通各處的樓梯曲巷，都費了心機計劃着，彼此連接着，沒有一個角落是虛設的，沒有一處是廢位。窗夕向各方面開着取亮，到處畫棟屏風，照得到人影的烏絨陰漆。樓下四角通鎗樓的地下石室是堵死了，四個古井，却常年冒着晶瑩的水珠，假山旁花圃裏的四月桔，常青樹，處處於嚴肅中透出瀟灑，靜寂裏孕育着熱鬧的情趣。

承繼這份遺產的，容易讓這無邊的事實與過分莊嚴的氣氛，壓得喘不過氣來。真的，假如換個別人，早就像俗語所說：「人無三代富」把祖宗遺留下來的產業，在愚昧無知，或於自己的不良嗜好，或在不斷的恭維話裏花費得一乾二淨。但大戶不單在血脈上接代生枝，而於田園厝宅繼承後，於自己的份上大大擴充了起來。他對於土地的經營是拿手的。他爲人機智，而又絕不放棄每個來到他身邊的機會，碰到人事上的紅白喜事，季節裏的青黃不

接，都是他開拓抱負的時期。對一些人，他讓你像臭蟲吸了一肚子飽腫腫的血行走不動時，然後一下子拿起來，壓扁你，對另一些人，却像螞蟻爬在夏日的石板上活活煎死你。和他有過交往的人，沒有一個人事後不恨他，但沒有一個人能不和他交往一次又一次地。明知借債墾田，車水上天，大家還是飲鴆止渴地借。他無疑地是他家的中興人物。他的活動前進，所作所思，他覺得這是確切不移地，是生活在應作應為的事上，不管這生活的方式是為着面子也好，為着滿足個人的私慾也好，甚至一無所為也好，總之，他繼承下來的產業，是保留了，而且是擴充了。四圍環境讓他獨裁，專橫。他只有對事的是非，而對人祇有利害的關係，絕對談不到感情那回事。他就是這樣生活在自己圈子內的人。

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他從小染上的不良嗜好，無法戒除。這不良嗜好的養成，是他的父母特意叫他染上的。他一出世，便被抱到煙舖土吹煙

氣。據他父母的理解，認爲他們的家庭，就使吹上一萬世的洋煙，也無大礙的。他們最怕的是賭徒，好貪懶做的浪蕩子。吹煙人最懂得守家世，也最會守家世。他們自己這樣做，這樣被教養下來，他們也要他們的兒子——大戶——這樣做，這樣被培養下去，到大戶出去外頭見過世面，知道洋煙吹上癮了是怎麼一回事，要改，已無辦法，所謂事到臨頭，要反悔都來不及了。

常兩面人像一隻甲蟲，遲緩又神祕地爬上樓來的時候，大戶還正騎床上，和姨太太對排着過煙癮。兩面人由姨太太代接見。他們在客廳的談話，慢慢由內容的重要和語氣的沉重，驚醒了他。他披上夏布短衣，從貼身女用人手上接過來水煙筒，正要踏出房門，碰到姨太太剛起坐預備叫他出去聽兩面人的報告。他按節扣詳細問過了兩面人，便派人接鄉長副鄉長去了。在這等候的時間，他還是來回不安地扣問着，辯論着，希望從兩面人嘴中探出兩面人有意隱瞞或無意遺漏的消息。他第十次問着同樣的話了：

「向天獅那老糊塗也幫過腔哇？」

「是的，他老人家說：『事非得已，他黃鼠狼不認掛賬減租，大家寫退耕字還他就是！』」兩面人的聲調有着所有告密人應有的聲調：討好又譎祕。他又想到他悄悄離開龍墩岩時的情景，補足敘述着：「他老人家還算溫和咧！他老人家說：『大家也是沒有辦法天公收拾人，平常時，叫我們說抗租賴賬，我們講不出口的。碰到天災却是例外。他黃鼠狼也該顧到一點鄉情。過火的話不說，過火的事不做。是不是？倒水留渣，說話留情，這時候叫他減點租穀，只吃他葉葉，不敗他根根！天公地道的，這些話，到什麼地方都排得出來！』」

大家沉默了，彼此都不說話。在各人勾頭向着胸脯的姿勢看來，大家都在思索着的。大戶黃鼠狼，吹燃點煙的火媒子，黃色光圈在他那兩道食紋鵝向嘴角的尖下巴上，畫出了堅決，剛毅的影子，一下便息滅了，白色煙雲從

薄薄有聲的煙筒中冒出，在主客的空間挽着一條藍色的曲線，把主人的距離推遠到和佛堂上的一幅畫連結在一起，變成畫中人的一部分似的。桌上菜油燈爆炸着花朵，姨太太拔下頭髮針擄去火屎，把各人描在壁上的頭影歪傾了一下又扶正了。燈光照亮着。畫面上遒勁，蒼老樹枝外帶來的江山，更加清晰醒目，蘆荻洲渚，斜陽淡煙裏的人家，和斷尾的溪流，與溪流中的短篷止住荒灣一樣，情景是這樣悠閒又迫切，一切都從心的靈空處生發出來，就像兩面人來告發人家，本來是出自自己的一點私心，着意在大戶給他耕種的土地上討到一點小便宜，但不知道怎樣，報告一完畢，整個環境和細氛都像變做大戶的環境和氣氛了。他祇有答着問話。他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似乎連思想的自由都沒有。他說不出反悔或厭惡。他默默低下頭來，他的眼睛承受不了大戶鋒利的探索的眼睛似的，當後者的面離開水煙袋徐徐向他，像是要把他一舉一動和所有的祕密，牢牢記在心裏的時候。他無可奈何甚至是下

意識地在髹漆得發亮的茶几上，來回划着手指，企圖以具體的形象來啞實自己的存在，他並且不時自言自語地配合着手指的節奏，搖搖腦袋，伸伸舌頭，還算清秀的前額，急得流下顆顆的汗珠。

「怎樣？雷公嘴說過些什麼話來呢？」在和雷公嘴父親分家產，大戶會依靠賄賂官廳打了一場勝利官司，內心不無負疚的陰影，雷公嘴在公眾會場上的態度，大戶關心到了惶恐的程度，他覺得抵禦外來的一切力量，他還綽綽有餘裕，但若一個果子是從內裏腐爛出來，那情勢又當別論了。他瞪着兩面人，把自己粗獷的呼吸，與薄薄響叫着的水煙袋，參加簷前燕子航行夜空的羽翼聲，樓下環繞花園飛蟲搏打空氣的顫動聲。

「雷公嘴和橫面，他們說話橫逆極了。」兩面人停了停，一面整理着自己的記憶和思想。「他們說：「就算他王爺國公，天子都不差餓兵的！黃鼠狼想扯，跟他扯到底！俗語說：『破扇子怕煽，瘦馬怕騎，有錢人怕事！』」

怕就怕大家不協心！協了心，嘿，怕他姪子當校長當副鄉長，王爺都不管」。……』兩面人在這裏又停了。他省略他自己當時在岩廟裏說過的一段話。大家在罵中心小學校長兼副鄉長的大戶姪子的時候，他攻擊說：『要吃要拿，什麼公學米，勞師米，還要說謊話騙人上當。我們敲鑼乞神求雨，他大燈大盞揚聲說佛公是沒有的，祖師公是騙人的，有雲無影，一無憑據！好！好！我們信佛，佛不會要我們什麼的！信你們，勞師米！軍糧！壯丁！剝了一層又一層，洋蔥頭不見心的！我們沒有錢，子弟姪合該檢狗屎，他還來強迫念書！好！好木好！強迫念那樣子書？關了一陣放一陣，運動踢球踢鏈子，屙出的屎，校長自己獨覽獨包給人挑起去做肥下田，又是一筆外快！他們要的便是屎，一天吃的便是屎！……天地尾，真是天地尾了，滿清換民國，末朝的末朝！』兩面人大約是想起自己當時說這些話時的激昂處和可笑處，他忍耐着，像逃避自己思想的糾纏一樣，他淺笑一下，接着連起了已中斷過了

的話語：「皇帝是人做的，」橫面說。橫面還跟雷公嘴說笑，說他們是石頭滾刺叢——無牽無掛的窮人。……他說到此處，因為姨太太在場，他有意將橫面下半節的：「穿起褲子是光棍一根，脫開褲子還是光棍一根！」省去了。

他兩面人雖有意省略，鄉間話姨太太也清楚明白的。她看到兩面人不肯說下去，多少抓到她浪漫性格的癢處，她憤憤說：「窮人就可以吃人？無法無天！」不管怎樣做作，姨太太的語調和眼角表情，是肉慾的，帶幾分嫵媚。

大戶不說什麼？勾着頭默默抽水煙袋。大戶的靜默，兩面人看來，更加是在覆按自己話語的細節。他和大戶私人平日並沒有什麼來往，除了一年兩度挑納租穀，土樓都少到的。可是大戶的威名，處處壓迫着他。大戶的打破沙鍋問根尋底的神氣，大戶在他第一句話裏找覓覆蓋第二句話的語跡，又從

第二句話中，找覓對第一句的承接，而在中間斷却處，更細細尋找連屬的意思，假如大戶對他的態度不是自始至終地一樣關切，誠懇，他幾乎疑惑大戶對他的報信發生了疑問。回答大戶薄薄地水煙袋聲，他結語說：『雷公嘴還說免租退耕吃大戶時，他要大義滅親行頭陣呢！』

大戶激賞地點點頭。這使兩面人提起從大戶約束中解放出來的勇氣。他把頭縮得更低了，似笑非笑的臉紋在昏黃的燈光下活生生跳動着，他說：『連長爺他們說，當年他們帶隊伍出省打北兵，碰到的也是苦旱。江水低落，江心中魚形灘石把「元和二年天大旱」浮出來。老百姓報荒，官廳上頭下文書責備自己，散發倉穀，錢糧豁免。救荒救災呀，演了一套又一套！趕後，他們拉隊伍吃大戶，把大戶吃光了，地窖裏抄出陳年老酒洗腳幹，官廳大戶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兩面人這一段敘述給大戶的打擊是很大的。在大戶心目中，最怕的也是

這種專門以殺人爲職業的傢伙。兩面人說時雖沒有將連長爺過去的行爲，引用到目前的事象裏，但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假如天再不下雨，有一二把柄抓在這類人的手裏，他們甚麼不做出來。大戶後悔前年連長爺來他面前活動鄉隊副的時候，他一時耳軟，聽鄉長舉薦他自己的外甥，沒有給連長爺一個合適的位置。他很感激兩面人，由兩面人的告密，使他在心情上及事件的處理上有了寬裕的時間。但他是個硬性格的人，不容易啟露感情的。他站起來，若無其事地邁着穩重的步履，繞過天井來到走馬廊邊，從開着的一列窗口處，俯覽着夜色。夜是靜的，空洞無物的，描繪遠山的月影白濛濛的一片。偶然飄來的蛙聲和巡水打架的吵鬧聲，哀悽，無力，無法增加人的敏感。試探着，大戶向窗外啐一口沫，屏息着氣設法聽它觸到地面所發的音響。當然這是徒然的。他什麼都聽不到。稍停，閃電帶着遠處一串霹靂的乾雷聲，從扯破了天空橫拖過去，他像受驚震又突然記起什麼來似的，大踏着步回來，

沒有聽姨太太：「乾雷無雨」的解釋，他衝着兩面人問：

「狗屎尖，他，他也參加呀？」

「他嗎？」兩面人給驚起的情緒略略鋪平下來，重覆着問話，然後幽幽地說：「他是拿旗子打鑼敲鼓的。」他說明狗屎尖平時在鄉時扮演的脚色，另加註釋着：「那個戲棚脚沒有他的影子呢？他們家出席了一半！」後面這句奚落話，兩面人無心說出：給大戶聽在心裏了。他知道兩面人的「他們家」指的是誰，他並且明瞭瘋老太婆不會到那麼遠的岩廟去開會的，伴着狗屎尖去的，不是寡婆，便是寡媳。他出聲笑出來。

「你——」姨太太冷笑一聲，切斷了大戶的連珠砲。她是從丫頭出身的，什麼事都明白。寡婆媳的幾分姿色，她早瞧在眼裏了。丈夫側面的關心話，她大刀闊斧正面作了回答：「人死賣×——死不要臉！」她在罵寡婆媳花起脚來參加男人的集會，主要的，還是告誡一頓丈夫。

大戶正容儀，抱歉對着姨太太，一面回兩面人拿身架地：『她們婦道家——耗子眼，駝背剪衫的，既無三寸光又不存後！誰同她們一樣見識！』最後一句像是說理，又像是勸告。總之，他招認了自己的思想，更一面在辯論着，作答着，隔着姨太太肚皮，也在姨太太肚皮裏。

雷聲起了一陣又一陣，電的閃光五花八門的四處亂射着。老屋的木屋和傢具，響應着氣候轉變時吐熱吞寒的回聲，人就要陸沉下去一樣，讓沉默繼續下去，夜蟲無聲地掠過天井，誰也不願意說話，誰都等候着什麼似的。樓底下的大門終於打開了，灌進來的是成條的火的亮光，人的腳步聲和笑聲，雜亂人影走馬燈似的瘦瘦地照到木欄杆上來，打頭的是鄉長，副鄉長，鄉隊副，各房長輩，出去請客的幾個長年把後——他們間有個胖胖的，平時專管迎客送客的知更鳥，地位比長年略爲高了點，他是雜務的總頭，同時還可以參加議事，貢獻一點不大不小的意見，性情滑稽，但在大戶面前，绷起面孔

裝正經，所以，他有個別號叫假正經。

大家坐定了，知更鳥把做路燈用的小圓燈，放在長方案桌上，剛纔樓下抽上來的長長影子，又一個個給壓扁在地下，坐得離燈遠一點的，他們的頭影身影却掙扎在隔壁座位伸出的來回擺動着的腳板底，直到最後一個，那坐着靠門邊的是一個長人，他的身影屈折着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壁間，矜持不動，像在統率和監督所有這些從燈光取出的影子。

鄉長記起了自己的身份，他先發言了，他報告大戶外面正在下毛毛雨，並且隨即聲明看樣子，聽雷聲，雨是不會下大的。他把他戴在頭上的軍帽脫下來，上面祇有幾點老眼分辨不出，用手才能覺到潤濕的細細的水珠。他的話，大戶客氣地聽着。大戶一面留住兩面人的告辭，一面接着鄉長的話尾，他開始敘述從兩面人報告中的今晚岩廟中連長爺他們開會的情形。他的話說得很中肯，扼要，時時於說明事態演變中，加入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雖

然兩面人常常被徵詢補充了一部分的細節，大半時間，兩面人的點頭，祇是證實大戶的話語的。

「我走的時候，他們還繼續開會咧！」到最後兩面人不待邀請，自動補足說。

知更鳥請鄉長他們時，並沒有說清楚是什麼。他們也以爲像平常一樣，土樓大屋裏等他們的是一頓好筵席或是一桌麻將，一場牌九。這突然來到的嚴重問題，是在大家意料之外的。他們默默低着頭。門邊的黑影子加濃加深了，凝固着更盡監督之責的。被兩面人罵做專門吃屎的副鄉長，豎直耳朵捕捉一切聲響來變成自己的聲響，但他失望了，頭勾得更沉更低。鄉隊副是個弄槍桿的，他本想提出以武力來對付叛亂，他沒有說出口，照例，他要等鄉長開腔了，需要到他的時候，他才從旁幫着調子，鄉長沒有說話，他怕說出來，會出什麼亂子。各房長老的被請，根本就是陪襯性質，他們更加沒有話

說。唯一覺得應該出點主意的，是鄉長，但他在未判定大戶將採取什麼態度之前，他也不願意說話，他怕說了，收不轉回來。整片沉默的空氣，雖給大戶以尊嚴，但大戶像鞭打過一樣，他覺出環繞周圍的都是食客的窮相，無論精神或物質，對他都是一份負擔。他面移向兩面人，頗爲客氣地：

「老大，你覺得怎樣？」

「那有比你老人家更能想出高明的主意。」

兩面人的話對事件本身雖不能加添些什麼，兩面人的口齒伶俐，大戶顯然滿意了。他俯身向鄉長，悄悄耳語着：

「據說向天獅也參加呢！」

他把纔剛敘述時，有意忽略的一點，單獨向鄉長說了。向天獅是享有全鄉的名望，同時，比起來，和鄉長是較親的「又派，沒有富衆宣佈向大獅的名字，給鄉長面子，並且給事情本身留下一點和解的餘地。

鄉長連忙接着說：「不會的，不會的！那是謠言！那是謠言！」鄉長不能斷定向天獅不參加，但却禮貌兼自衛地代他辯護。

大戶沉着臉，他的話受不了人家的否定，他揚聲說：「他立意和我鬥法也成。」聲音響亮而具決心地：「不過，最好大家不照面來得好看些！」

「笑話！笑話！」鄉長知道自己的話說出岔了，設法補救着。「他是不會的，他是不會的，這一層，你老人家太多心了。」他意有未足地，附在大戶的耳邊：「他的兒子的壯丁籤，還是你老人家說脫的呢。」他又抬起頭來，滿有把握地：「恩將仇報？他有好大的腦殼呀？他怎敢！他怎敢！」

「說的是。」大戶安定一點兒繼續說：「那麼，這樣罷，他的事交給你去招呼，反正大家是自己人，我不是一味不認得人的。什麼事，大家好商量，總好辦！」

「那沒有問題！那沒有問題！」鄉長答應負起全部責任。

這時例外一陣過堂風兒吹得燈心動了動，地上和壁間的影子得到放鬆的機會似的，搖曳一下，大家連忙鬆一口氣。大戶移開含着水煙袋的嘴，車向衆人，半自負半解釋地：

「我嗎，我就寧可大甕倒瀉油，雞腸捋雞膏，小省大不省，化大錢辦小事，爲的是維護國法！」

大戶的話，也不純粹是風涼話。田地的事，他一無熟識。他的手尖從未摸觸過泥土，說不上對土地有什麼感情，但土地對他的價值，他很清楚。認耕字多少租穀二年，是個戶和他雙方同意議定的，字面上，明明寫得清晰明白，天災人禍都規定着認耕人一無二詞，他怎能無緣無故的放棄一切權益呢？

「我不是敗家子」。大戶堅決地說：「更笑人的是要來吃我——大戶。有牙齒咬得動，你就來罷！」他越說越激昂，雖然周圍的人都在注意着

他，而他好像自己和自己商議，辯答。他有點抗制不住自己地，聲調越來越高。『窮人！窮人！天下有幾多窮人！我管得到？我管得脫褲子下水圍海河！……』

在他激烈的獨白裏，用商量的口吻，辦法一一提出來了。鄉長負責非正式宣佈免收義學租，散發倉穀。搗亂地方的反動派，政府是要剷除的。各房動搖份子，由各房長輩分別教管約束。他要把所有阻力，來自天上或來自地下的，一網打盡，將一切包圍在他精確的計劃數字中。最後，由姨太太提示，他陰倒叫鄉長明天派警丁來保護。『最好把乞雨的蠢動停了。武力不夠搖電話請縣長派隊伍來，說明是我叫請的！』他說。

由鄉長頻頻點頭的表情中，大家知道事情是解決了。大家像自身得到保障似的，深深吐一口氣。

洋蠟低矮下去。姨太太呵欠幾回幾道了。大家起身告了別。

當隨着腳幹關上的大門，彷彿替這方樓叫出一聲幽靈似的深沉的響聲的時候，兩而人的心中，證不出有什麼感覺，他祇像駕駛條破舊木船，單獨航行大海中。是否可以到達目的地？幾時到達目的地？他全沒有把握。一路迎接他歸家的，祇是白色的暈月，細細的霧雨，和遠處偶而繼續的雷聲。天像是吝慳了，一絲閃電光都不曾漏落下來。

四

春官從廟中回來，祇靠床上閉一閉眼，就起身了。嚴格說來，她一整夜全然沒有睡過。什麼是春官睡不着覺的原因，春官本人都說不出所以然的。她爬起身來，虛掩着門，放一把鋤頭在肩頂，出去了。雨不知道是幾時停止的。石頭路還是滑溜溜，路邊野草山顛碎細的水珠濺到腳板上。比腳心透上來的泥土的寒氣冷得多，愉快得多。白濛濛的夜色，已爲黎明即將到來時一陣昏黑代替了。溪中水像血一樣由沙間艱澀地緩慢地流着。起早車水的人家，有仍然是有，不像往日那麼多了。走到自己的田地，春官彎下腹探探泥土，整個食指全插得下地了。老天真奇怪，僅那麼一點毛毛雨，就將土地全浸透了，不說幾日來正需要着水的秧子，得到潤喉，看樣子，擋擋一天半天太陽，還可以的。今天祖師公乞雨參加的人一定多。是不是祖師公特意叫天

撒點小尿呢？春官心裏想。祖師公頂靈聖的，一天下多少雨，幾時下雨，都分派明白。他老人家也夠忙碌了。那些腫脹的人，一切疾病婚嫁，都要到他老人家廟裏燒香求籤，雖然他老人家不大理睬。碰到天乾地裂，帽子都不能戴一頂只能箍個草帽，那太寒酸太不講理了。在廟裏，她真想問問。但大家的心緒都不在這上頭，她不好意思開口。但不講理的事，總是不對的。

她橫着鋤頭，兩手掛串鋤柄上，想着，走着，天色已微明，屋房慢慢從黑暗中退出，在光圈裏成了形狀，而且陸陸續續冒着藍色炊煙了。

回到家門口，屋裏有爭論的聲音。春官站門口屏息着聽。

「迎神求雨，大家的事兒。」是婆婆遲疑的回覆。

「是呀！」說話的是本房的長輩，住六祖厝曾做過大戶客廳影子監督的長人。「不過人家有勢力，掉根腳肚毛都比我們指頭大些。我們居於弱丁弱房。你勸勸狗屎尖好了。什麼事都有他一份賬，出頭出角！」

『勸是該勸勸的。』婆婆讓步了。『事事不知輕重，燈心草，耳朵又輕，樣樣氣苦人！春發那短命鬼死了後，我們也容了他點，究竟是弱房弱了，風水出，三叔，你想想看，幾房頭才留得這點火星子！』婆婆後頭的話是哭泣着半啞了喉嚨說出的。

『春官也要約束約束。一個婦道人家跑上岩廟，人家說閒話呢！』長輩雖是聽從人家的話跑來勸告婆婆，他的一番好意深情，掩不住從語裏言間透露出來。春官不能同意他的語言內容，他的關懷的語調却認真說服了她，讓她本想進屋去答辯幾句的念頭打消了，聽到婆婆的：『春官倒是沒得說的，跟乾跟濕，女人當男人用呢！迎神乞雨，全村子人的活命！春官去岩廟，是我叫去的。我要不是病了，起不了床，我……』春官更不忍聽下去了。

春官悄悄躲入廂房燒早飯。今天他決定例外燒它一大鍋開水。她知道太陽天炎日之下乞雨，大家一定會口渴的。她要挑一担茶水，讓大家止止渴。

她塞給灶嘴一把山毛，一邊神不守舍地說：『少饒你點，人手不得閒，柴草難得檢！』其實，若是按照她此時的心情，平時的習慣，她應該盡量將火生旺起來。今天是乞雨的日子，要早點上岩樓去的，她拏火著子投叔山毛，發現分量少了，她盡可能地幫架起灶裏燃燒着的火焰，使最明亮最發熱的部分接近鍋底，這樣，可以省點燃料，却要花得比平常加倍的照顧時間。在火的照射裏，她臉孔紅紅的，一面機械的動作，一面不由想到昨天夜裏開完會，回家路上的事。大家說說笑笑，從岩寨出來，那時候路上還是乾的，天空瀰滿着細細的雨絲，吹到人面上已是和所有大熱天的夜一樣充滿了涼意。昏昏的月色，大家都知道不是大雨來臨的徵候，可是大家都禁不住歡叫起來了。第一個出寨門的是琉璃燈，他腳板踩下石階，着魔似的高聲嚷着：『我的媽噢，等到你有天無日光了，管到你褲子爛了，你來了哇！』他巡禮一樣把手伸直，手心翻向天空，脫到一根毛沒有的頭皮閃亮閃亮的在月裏照着光。大

家不知道他爲什麼叫嚷，停停腳，看他離弓的箭似的加速地往外飛，一邊「
嚶啾！嚶啾！」喜鵲般在報喜訊，等到大家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大家跟着叫
呼着了。『雨！……雨呀！……我的奶奶！老天爺落雨了！』族叔向天獅說：
『只要來雨！什麼都算辦了！』春官看族叔的臉更加向天了，脚步繁密雜亂起
來，沒有狗屎尖護衛的族叔差點沒跌落田溝裏去。狗屎尖呢，一條魚一樣，
穿來織去，他也變得柔和可親了，沒有平時那股土氣，淤氣。和春官單獨在
一起，他便詳詳細細把鄉中最近發生的事情，依他可能的觀察，原原本本
說了。他不說，春官原是同情退耕減租這些事的，因爲她們一家也正處於同
樣的境遇，受同種的壓迫，剝蝕。不過，要叫她們單獨提出來跟大戶交涉，
她們做不到的——且不要說田地租穀了，人給白白弄死，拖死，她們都不敢
聲張，她們祇是自家陰陰吃着苦頭，現在大家把她們想想做而說不出做不
到的話，全都說了，而且決定做了，正像連長爺所說，只要大家一條心，沒

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春官聽到狗屎尖一些零碎的話語，她綜合連結起來，想一想覺得他們做事不驕，有步驟，大家衆人在一起，什麼都不怕。無形中大家的力量，便是她們的力量，她們的事，也是大家的事了。春官心裏是稀有的快樂。正像趕馬走路的人，橫隔前頭的是條大川，他便千方百計設法如何渡過去，至於渡過以後，是否有更崎嶇的途路等着他，他也不管了。說她實際可以，說她短視也可以。在鄉村困苦生活的鞭策下，出產的貨色就是這樣，一無可能變成二。春官想着，走着，她突然叫了起來。原來有條水獅甲，在鄉路中圍得圓圓地像一個大月餅，黑色頭就是一個圓心，身上花花綠綠美麗的圖案正說明着大量包含着毒質，路過草枯，專門跟着火把的，它這時睜着灰色眼欣賞暈暈月，春官差點踩在它身上。聽了春官叫喊，狗屎尖也看到了，他繞過來不慌不忙，提起蛇尾抖兩下，拋扔路下去，遠遠傳來一團肉身子落地的柔軟聲。狗屎尖說：

「蛇骨是直的，抖兩抖，骨頭斷了，死了，起不來了。」

「嚇死我咧！」春官的脚底有股冰涼氣兒爬上身來。她喘息着手護着心口說。

「不信，你明天來看嘛！」狗屎尖內行地繼續說。「這種蛇，它盤着時的脾氣最大。」想一想，他又調皮的打個譬喻：「富人的胆子是小的就會吃軟怕硬，你提提尾巴，他叫爺叫娘的認罰認跪。」他意義深長地抬眼輪輪土樓和土樓投射的龐大黑影：「在自己涵洞內，他頂能作威作福了，出了涵洞，便是個無足的螃蟹，橫橫不得，直直不來。圓也是他，扁也是他。」

「你那裏學來這些鳩舌話？」狗屎尖的話春官聽來很順耳，她故意罵一聲，確實是激賞地說。

狗屎尖聽出了語調中鼓勵的成份，他快樂應聲答：「不是嗎，確確實實，一點影兒都不假！」

他們中間是一向沒有的接近。但春官激情地，摔擺着手走前頭，一路到家不說一句話。

在家中，秋忱還沒有睡，等着他們回來。春官將外面飄着毛毛雨告訴了婆婆，而內心的一點喜悅，把她的容表出浴得像得到及時雨水滋潤的禾稻似的。秋忱帶着究問和了解的眼光瞅着她，鬆一口氣，默默沒有說什麼，她認為很理解媳婦的心理。但這一次或多或少，是錯着了。婆媳心中所想的並不是同樣的事。媳婦的心，爲剛攪廟中開會的情境攪亂着，微悸着，從一滴水凝結，匯合而成長江大河的這一份感情，婆婆心中是沒有的。婆婆許是太老了，她生活在早先的世界，她不會猜想媳婦怎樣由自己，加上無數同樣酸辛的自己所成的縱深的內容，或者婆婆不知道全部事實的經過呢。春官了解婆婆的性情，要婆婆知道，要婆婆同情，還得慢慢來，太快了，婆婆受不了，雖說婆婆一動了心，也是鉄肝鉄肺，對人對己，一點不留情面的。

到吃早飯時，長人長輩已經走了。春官跟婆婆說：

「媽，昨晚下的毛毛雨，田地濕潤一個指頭深，今天不用車水了。」還添說一句：「河裏也浮得那樣水車。」

「你今天去乞雨哇？」婆婆試探着，沒有直接針對媳婦的話。她自己心思很亂，沒有想到下過雨，何以河裏沒有水這些事上來。

「天太熱了，我想燒擔茶水給大家喝。」

「挑廟上去哇？」

「我想就在我們大路上等夠了。他們抬祖師公過這裏的。」

婆婆沒有說什麼，顯然長人長輩的來訪，在婆婆心裏並沒有留下甚麼痕迹。春官知道婆婆在默許了，婆婆究竟是識人性的，年青的。春官心中編着的一段說詞，不必拿出來用。她快腳快手，收拾好一切，誠心誠意在等着乞雨的行列。

乞雨隊伍一再拖延，不能在預期的時間內帶出，各房參加的人羣，都受到和春官，狗屎尖一樣的情形，有的家長被警告了，有些是遭到軟阻硬勸的。鄉長曾經試做着大戶的吩咐，以迷信爲辭，禁止乞雨的舉行，結果，被祖父和族叔向天獅等大罵一陣，自己裝聾作啞斂起迹來，一尊泥菩薩一樣，屁也不多放一個，還是安穩做他的鄉長。

乞雨隊伍終於出發了。向天獅身穿麻裳，手拿孝杖，說是爲含冤的齊婦或模仿着商湯祈雨時裝束領頭，跟着的是商羊，花瓶，一陣鑼一陣鼓，祖師公，又一陣鑼，一陣鼓的，在日光中，像沐浴在霧裏似的，隊伍一起一落地，有序曲折着，蜿蜒着，跪下，站立起，悲涼瘖啞的聲音：「乞雨喔！乞雨！『皇天呀皇天，百姓可憐，下雨泡田……』沉默一會，又像海水似的沸騰，澎湃着。向天獅，眉宇間的汗，一滴一滴落下來，肥積頸項的褶紋，小水溝一樣，一道道汗水流入衣衾裏。他的面向天，嚴肅到像塊石頭，一

股神祕力量佔有着他。連長緊隨他背後，面上同樣表現着嚴肅，不過早年的軍隊生活影響着脚步沉重些，精神煥發些。他護衛着族叔，時時怕向天獅會灑扁下來。李老先生乾枯的面蛋，和他細長的身子，加上已褪成藍紅色的安布大褂，真像是太陽天熱與威力的化身。他們三人自成一組，隊伍由他們帶。哀悽的乞雨的呼喊由他們叫出，傳遞下去，影響下去，像一根笛子吹出的調子，整齊，可是悵鬱而悲傷。隊伍順着鄉路，順着路邊一條用做飲料，肥田，洗滌衣服，菜蔬的骯髒的小水溝移動着。太陽愈爬愈高了，人們頭上撞着的樹枝帽，半乾的葉子垂在額角，腦際，影子慢慢蹣縮在腳底下。光腳板受不了石頭上的熱力，移點在泥路上，乾巴巴的泥路仍然是熱的。隊伍起始散漫，零亂，前面的喊聲，流到後面來，變成悲戚，含糊，更加是泥土的氣息了。人們喝着小溝水，喝着同伴們挑着的茶水，直着喉嚨，長長的鬍子浸入紅色的黑色的流體中，抬起頭來，仍然是猶未滿足地舐舐嘴，用袖子揩拭

汗粒和水珠。頭上的天，還是那樣欲哭無淚的樣子，沒有一絲風兒，沒有一點雨意，隊頭傳來的喊聲，呼應得更遲緩，更接不上嘴來了。跟隨尾巴趕熱鬧的狗兒舌頭伸出嘴外來，喘息着，腰肚一上一下地，屈起一隻後腳，預備在沒有水車不動碾子的水磨旁痾尿，做着記認，好家去時嗅着自己的尿氣，但她還沒有痾出來，便給壞脾氣的磨坊主人對着屁股上點了一腳，它一面連聲叫着，一面走，一面回頭看看踢它的是誰，一邊彷彿認清或者已是明瞭是怎樣一回事似的，自認倒霉地挾起尾巴走了。唯一不動聲息的是文身赤口的商羊鳥，一脚捏在狗屎尖的手裏，一無表情。狗屎尖的險，細得緊緊的，皺起的眉頭，減少陽光射到臉頂來的亮度，嘴大大張開着，過份認真和忠真履行職務的表情，使他不再是一具有生命的活人，是一架機械的機器，商羊鳥可以看成是他的一部分，他也可以說是商羊鳥的一部分。春官看來，他是渴了，過分地需要水喝。她挑過桶子，杓起一瓢茶來，正想伸手遞過去，不

料一瀉圓圓汗珠，從手板處滴下去，她準備倒掉的手勢又縮回來，她自己的確也是渴了，脚步子來得踉蹌虛地，她伸直頸子一口氣喝下去，再向桶裏杓上一瓢遞給狗屎尖，狗屎尖停停步，照樣喝完，連忙趕上，幾乎撞到李老先生的背部，李老先生也是在停腳勸告一位挑草紙的內山人，摘下頭上戴的笠帽，遵從乞雨的禁忌的。

「倒是寡婦那小妮子興起熱窩心兒的！」春官正把狗屎尖和李老先生看在眼裏，聽到背後站路邊看熱鬧的人羣中悄聲說得煖洋洋的。春官知道是在說着自己，她約模覺得說話的人的手指，指點自己的背脊上，她滿身有幾升蠶子爬行着，她不敢回頭看望。

「她呀，夫夫然看命帶相夫，駝子放屁，彎彎曲曲找尋老公！」有人幫腔說。

春官目頭眼角紅得像炒鍋裏的龍蝦，心裏罵：「捱刀的！……」她低

着頭加緊了步伐，像晚風中橫過海面的帆船，一味趕上前去。品頭評腳的揮刀們，大約因為今天是迎神乞雨的日子，有所禁忌，話說過了便停止了，不像平常一樣故意立起脚尖，縱聲大笑，把更猥褻的話，拋擲出來，追隨着人的耳根，讓要聽的，得聽，不要聽，也得聽他們那些缺德話。

再拐過一個六十角度的彎，隊伍便出村子了。族叔向天獅循例退回小茶亭裏休息，讓隊伍慢慢吸入一條五里長的山溝裏去。山溝兩面的山，高而峻，懸崖峭壁，路從攔腰的石板上開出來，山底便是供給全村水源的河坑。茶亭建築在山溝的出口處，地勢高，氣候很涼爽。同時，這裏也是陰陽分別領有着大地的界綫。南邊是經天的陽光，把它的光和熱羣在村裏的田地上，泥土上，虛虛地昇着火燒的旱雲，讓人看着覺得心焦頭痛的。山溝裏的四季，無時不陰冷沒有陽光。即是四五月裏迫人的陽光，也給兩邊山頂上的岩石與岩石上茂盛的古木，遮蓋住了。人通過山溝，便像通過地下洞，陰森又多山

氣。向天獅坐茶亭欄杆邊，靠膝蓋部位的麻衣穿洞了，和腳板與前額一樣四周巴滿了泥土。他的眉梢皺着，大地陰陽的境界，在他帶着紅絲的眼球裏塗抹了顏色分明的彩畫。憂鬱的靈魂，負起最艱巨最重的分量。他抬頭望北方，貼山峯的天是灰色的，而且近的，一根浮起的山根由山頂引出，慢慢把自己的形影消失在日邊。隊伍此時全部被吸入山溝了，山溝裏動盪着鑼聲和鼓聲。他休息着身子，彷彿仍然在引導着隊伍前進一般，鑼鼓的節奏便是艱澀的他的聲音的節奏。他是大夥兒的一份子。他並沒有偷懶，爲着大家的利益，他並沒有停留呵！他往前邁着步。他退回十二三歲的兒童時代，在那石牛山的背面，同樣的人羣，同樣的叫聲，黑龍潭邊，大家跪下來了，拿犁刀和捧着花瓶的一對水手，兩隻白鴨子似地慢慢洶着，浮行着，洶過二里多寬的深潭面，犁刀扔入潭心是一陣帶哭的叫喊聲，花瓶接到岩石縫裏流下的淨水了，又是一陣帶哭的驚天震地的嚎啕聲，慢慢，天上的黑雲起了，雨下來

了，時刻正是揮劍斫背生童派定的時刻。他信賴祖師公，便是依據着這親身的經驗。但今年祖師公何以不起生童呢？這情形有點蹊蹺。請佛迎神，要靠全村子大家衆人的信心，一個不可例外。但今年子這一次的苦旱，這一次的乞雨，又是什麼一回事呢？苦旱是人心變壞的天的責罰，據古老先人說。乞雨又不能一條心，大戶，鄉長，和所有的他們一批人……，向天獅靠着欄杆入定了，他不敢想下去，他眼睛虛幻地望着大地將沉下去時處處吐起的煙雲。他的腳底跟着前面的人們一段一段踏出的路子。他把自己困鎖在茫茫的霧雨中。他的確是渴極了。他需要水。他從春官的手裏接過一瓢茶水來，涼意和快意，使他昏亂的精神，回復了寧靜，他的疲勞也減輕了些。他覺得需要驅去內心的孤獨。他需要講話。

『長衫仔』，族叔這樣叫着長人長輩，向春官道：『他今天早上上你們家裏去過沒有？』從鄉長對族叔的談話裏，族叔已知道昨晚土樓裏的一切情

形，早上，雷公嘴，琉璃燈，狗屎尖他們在岩廟裏過激的意氣話，族叔理解鄉長對這事情的處置，不純粹是託諸空言的。他抓住人少的機會，問春官，希望春官從側面證實自己的預測。

「三叔一早來過的。」春官恭敬地回答。

「他說過什麼話來呢？」

「他老人家來了，我去巡田水去了，回來時，好像聽他跟媽說，叫狗屎尖不用出頭出角，我們是居於弱丁弱房！」春官審慎地，她一面想，一面回應着。她生怕回答錯了。她和族叔面對面單獨談話，這算是破天荒第一次兒。

這就對了。難怪狗屎尖早晨在岩廟裏叫嚷着要灌長衫子一次屎尿吃，說長衫子受人利用，阻擋狗屎尖參加迎神乞雨。早上，別的一些人像連長爺，他們氣極了，決意連雨都不乞，就要帶着大夥兒上土樓跟大戶算舊賬。他，

族長，左勸右勸，把他們勸住了。當燒香請佛乞雨的時候，族叔雖說贊成減租，寫退耕字。但臨到實行起來，他還是主張慎重的。他當然知道鄉長所說的發送倉穀，免收義學租，都是緩兵之計，都是放屁安狗肚，都是閻王出告示——連篇鬼話的。族叔明瞭底細，義學租，一向是鄉長和吃屎校長兩個人私自袋入荷包包的，他們祇是嘴甜說罷了，他們怎肯把吃下肚裏去的東西再吐將出來？但族叔覺得還是一鄉的事，一姓的事，能夠不抓破臉皮，一鄉圓圓，一姓圓圓的，大家最好不要伸手給別人相，讓別人笑話。連長爺表面是聽從了，乞雨隊伍經過土樓角的時候，聲音雖說高大點，帶了點憤怒，總算是沒有出什麼事兒。但假如天再不下雨？今天乞雨會因人心不齊觸了神怒而不下雨，繼續亢旱下去呢？李老先生常常說過：『無錢不孝子，肚餓不依書。』他們年紀又輕，豈肯受教管？約束？族叔越想越沒有路數。族叔最恨的，是兩面人那類人，自己明明把大夥兒的事告發了，早上還當着連長爺，

雷公嘴面前，拍胸脯，捲袖口，說要跟大戶拚死活。依照往日的性地，族叔的煙桿頭早就一拍打過去了，惟自從牛巴子死後，他凡事總往寬處躲，他學會：『得饒人處且饒人，』兩面人於是省了多挨上兩下子頭皮，算是鷄爪神未抱蛋，暫不出鬼（愧）。

隊伍從山溝裏爬出來。天上祇響着旱雷，沒有雨意。個個人都是沮喪的臉孔。『乞雨喔——乞雨！』的聲音雖然照舊呼喊著，却顯得是應景的了。人們不再跪叩下來，祇把手裏拿着的柳樹枝子揚一揚，低一低，代表着人們已是跪下或站起。連長爺碰到族叔，祇是臉孔虛虛地陰沉着，說是龍潭水已搶回來，雨是乞過了。隊伍滑溜溜下着嶺子：穿入鄉道，鑼鼓聲全啞了，祖師公負疚似的，拍他的人腿子懶洋洋捉不起來。祇是碎步疾走着，像往時請火一樣，全失了乞雨與信仰的步調。人羣中有股澀澀的感情在醞釀，在動盪，在成熟，在汎溢。大家往前走，忘了招呼族叔。有幾個走隊尾的，他們談

論的話語落到族叔的耳朵裏。「退耕字帶來了嗎？」「帶的」。「今兒可要請他舅子涵孔龜賊了！」「今天跟它龜背碰石頭——硬碰硬！」人們急速的脚底揚起的塵埃，在西斜的陽光中圍着前進的行列起了一層光圈子，低低地，固執地隨着行列起伏着，曲折着，如像光圈本身便是說明感情的全部內容似的。正如族叔所記掛，隊伍在土樓邊停下來，出名叫着大戶了。

急忙趕上來的族叔，讓大夥兒客氣地帶着祖師公和花瓶請走了。

族叔在遠離二百步外的小山墩處，回過頭來，在西下的落日中，土樓的龐大建築仍然是具有威力的站立眼前。四邊黑壓壓的人羣，銖汗似的團團困着它，越困越堅固，聲音越洪大。族叔稱心滿意，皺起眉端寬舒着了，點點頭。他原是一面擔心一面贊許的。他親自看到大夥兒的力量，聽到大夥兒的聲音時，他贊許的成份多過擔心的成份：「還是年紀輕值錢！」他心裏大聲罵着自己的孱弱。被晒一天的秧禾，羞澀地，藏着臉，環繞他腳底的周遭。不

知怎樣，他自己彷彿覺得頭上開展了陰影，是欣欣向榮，臨風搖動的綠葉子。……他心中氣候變涼爽了。

五

憤怒着的人羣餓也忘了，渴也忘了，力竭聲嘶地，團團圍住堅閉着的土樓門，有時，樓上鄉長叫嚷的聲音，使大家後退了一步，但一會兒，後面的壓力又推着向前了。這情景，像在漲潮的洋海，打擊沙灘上的水波，一上一落，終非達到日日該到的高度是不會停止的。鄉長還是拉開大槩子，一邊在威嚇大家，一邊在賭罵，作種種利誘的諾言。他的話語散佈空氣中，除了嚇嚇驚惶失措，滿天游泗着的燕子，在人羣中顯然沒有引起什麼影響的。人們口口聲聲喊着黃鼠狼的名字，求雨時手裏拿着的樹枝柳葉，臨時做了聲音與感情起落的標記，似有組織又無組織的，聲音高起來，手兒揚起來。樓上，大戶坐客廳當中，他盤問校長向縣政府請兵的結果。

「鄉長他昨天晚上從這裏回到鄉公所，電話叫通了。接話的是夏祕書。」

夏祕書請問縣長，說是你老人家叫請兵的，縣長答應立刻派一連人來！」校長聽到外面越來越大的人聲，心兒虛虛，又強作鎮定說。

大戶心裏盤算，怕的是電話接不通，電話接通的話，縣長這一點面子是要給的。不說前月在省城時，民政廳長的私人宴會上，廳長曾經當面交帶，叫縣長要和本人合作，共謀地方上的一切經濟建設，單憑他本已在本地的氣派和名聲，那一任縣長，上任時沒有請教過自己的意見？逢迎自己的意思？他記得前任一位姓維的外省人派來當縣長，自認爲後台高，志氣大，一到縣境，便和自己排架子打官腔。他老實不客氣叫人通知那位姓羅的，假如凡事不按法分辦理，他會叫他滾蛋的。姓羅的起先還嘴硬，後來知道了自己的底細，也就貼貼服服把尾巴夾起來，樣樣聽候吩咐了。這便是縣長，便是官。

今天的事，有點狼狽。不知道鄉公所的人辦事不力呢，還是另有原因。既然是答應派來的軍隊，爲什麼還沒有到？讓一批人走來圍土樓，這還成什

麼世界？他覺得，岔大半是出在鄉公所。那位鄉隊副叫幾個吃不飽餓不死的瘦猴子——鄉丁，托幾枝生鏽不亮的土槍，便冒冒失失要開大門出去鎮壓人衆，真是說的夢話，幸好他把他們叫回來，不然……他抬起頭，望望天庭，鼻鼻的水煙氣外，鄉長微駝的背影，卑微地坎在窗，間映他眼裏。他看得到鄉長的頸項，爲氣筋鼓脹起來，幽幽地像一根草，極力抵禦像海潮澎湃着樓外的人聲。他鄙夷地吐口口沫，心無主意臉無血色地，一個小飛蟲從長明燈邊飛過來，息桌面上，細小的眼睛辨別一下方向，便向南走了，三對對稱的腳幹，有序地划着，觸鬚顫抖幫着向前，小小的尖嘴，紅紅的頭顱，頸間是細長的，顏色黑白相間，短黑的翅翼窩縮背面上，背面的正中有四顆距離相等的小黑痣，兩邊四對對稱的白痣，全身紅黃色，觸鬚，腳是黑的，腹部的白環裏彷彿食物和腹胃都看得明明白白在循環轉動着一樣。大戶伸出食指阻擋它的路向，它轉個彎，又是向南走。大戶對於和他心裏相反的行動，

總不能容忍的，他設法再阻礙它，它又是繞個小圈子，仍然走着原先的方向。大戶生氣了。恰像這小東西就是窗外討厭的煩雜的人聲，或則像他自己：瘦瘦的，反而是固執的。到底是像那一方面，他說不出來。他厭惡地把那小東西順手捏死了，尸汁拭在知更鳥獻奉的手帕上。他張開嘴，水煙袋小巧微曲的銅嘴磨擦下唇牙格格作響。他思索着。

「狗雞巴的，叫他閉起呱呱啦啦的夜壺嘴，喊他們派代表來。」他用手勢命令知更鳥知會鄉長。他學得在軍隊未來之前，他應該自己來處置這件事。他不能讓鄉公所一班胡塗蟲無頭無尾亂攢下去。像昨夜晚交帶到千金小姐上轎，結果乞雨沒有阻止，軍隊沒有派來，就專會在面前吹法螺，放草氣。……：……當他叫派代表的意思，傳到人羣中，沉默些時候，繼之引起了一陣錯綜繁瑣的議論。有的人覺得人多嘴雜應該讓幾個得力的人，跟大戶磋商個辦法。有的認為派出人去，剛好給對方除樹斬根。一部分人根本沒有什麼主見，

派也好不派也無所謂，他們知道，要派也不會派到他們身上，而交涉結果，有利益時當然是屬於大家的，所以他們一面贊成派代表，一方不反對不派代表。

「吵個毬！」雷公嘴站在已毀廢的炮樓石基上聲音蓋過一切，把七嘴八屁股統併歸入寂靜裏，然後說：「派那樣代表不代表！願意行的跟我走！他是個黃鼠狼，又不是毒蛇猛獸，坑得死人？我不信他媽個毬事！」他說完，逕向大門邊疾走過去。

跟着雷公嘴的有狗屎尖，九節狐，番客，七叔，和幾個在乞雨隊尾說要跟大戶清賬的那幾位。兩面人於大家感情奔騰中夾雜在番客的行列裏，除却他自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也入了土樓了。

他們一進門，踩上青石板的樓梯，脚底冰涼冷意的。七叔接連打了幾個呵欠。權充代表的這些人中，數他年紀最大。他沒有進土樓時，跟着雷公嘴

走是憑着一股不平的硬勁，一到門裏來，說不出什麼的一種力量抗拒他。他覺得胆怯了。他躡手躡腳沿着牆邊走，怕踩在陽光下屈曲美麗扶梯的影子一樣。他盡力小心着，不讓斷點塵的梯板，椅桌，染上自己的骯髒。他一天中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困乏。他想睡又沒有睡意。其實，能夠隨便靠什麼椅角上眠他一眠是多麼好呀。……他想着，想着，這段簡短時間在他腦子裏拉得極長極長，和他同樣感覺的，不僅是他一位。等到大戶客氣站起來讓坐的時候，他們才不好意思紅着臉，下意識地摸摸衣襟，覺醒過來，認明了到土樓裏來是爲着什麼事，並且以入寨不殺人，安慰自己。

大戶極力做出愉快的樣子。談話中夾帶着的笑聲，也特別朗朗響亮。他沒有提到天氣苦旱。他說因爲自己外邊商業事忙，回家鄉的日子短，一向沒有請父兄叔侄過來坐坐，心裏很過意不去。對他不在家時，在鄉長的領導下，大家把山尾鄉弄得有條有理，他十分感謝。他覆述縣長的話，縣長認爲

山尾鄉是本縣六十餘個鄉鎮中最具有自治條件的一個。他說：

「把一個村子護得圓圓的，這是大家的名望！這是山尾鄉的名望！」

「我們今天來請你老人家去察看災情！」性直的番客聽不慣轉彎抹角的這些客套，他很動情感地說了。他頸筋浮上來，習慣扣住銅鈕上的手，顫抖着，無數留着的未說出的話語像從手縫間找到一個出口似的，而接着說出的話，却一半違背本意地：「這是天災，大家沒辦法。我們在南洋，人家講究法律！……」他想說，「人家最講究法律的，但碰上天災人禍，却也最講人道的。」這些事，他在番邊時，他碰到過的，當那時馬來亞一帶鬧災荒，一切的稅，人頭稅全豁免了，官廳還一大船一大船從印度緬甸運來賑濟的糧食，所以，他覺得這些事「並沒有犯律令」。但他自己對自己生氣，話到嘴邊，又什麼也說不出口。他並不是怕誰，然他太激動了。

「當然，沒有法律怎樣成爲國家。不過……」等了一會兒，番客仍沒

有下文，於是鄉長接着說了。鄉長看到各代表臉上的表情，依舊覺察得這環境仍然是他統治下的環境。他在整理自己的思想，希望當大戶面前給代表們一頓老老實實的教訓。但他埋在肚裏未說出的話，給大戶截住了。

「這個呀！」大戶清清嗓子，縱聲笑說：「我道是什麼大事。這點針鼻大的事，好辦！好辦！天災是大家的天災，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的，也是大家的！我×某最講鄉情。是天災，皇帝娘娘都無法改變，這還用得着察看！前頭有車，後頭有轍，大家覺得該怎樣，就怎樣！我×某能盡力的地方，無不盡力！」

大家臉臉相矚了一下，對大戶的開通，近人情，心窩裏發楞了一陣子。大家原以為和大戶打交道一定要花費一陣口舌，沒有想到大戶是這樣慷慨，順理，爽利。大家心裏覺得不好意思。尤其是兩面人，他更有一番個人的祕密埋在心中。他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大戶變卦了？抑或有其他原因

呢？他求助地看看鄉長，鄉長的肥臉上永遠不會說出什麼道理來的，看樣子，鄉長的不明究竟，或許比自己更加利害，鄉長不停揮着蒲團扇子，一面用三角牌手怕趕拭額角上顆顆冒出的汗粒。白晝的佛堂沒有了那股在夜色籠罩下神祕的氣氛，一切都像浮彫一樣從自己的陰影裏凸現出來，而這性格上代表得最明顯的是大戶——他在昨晚晚上仍是譎秘的畫面上陪襯着的人物，何以一下子，在兩面人的心中，他鳴蟬脫殼地，整整變了個樣相？兩面人無可奈何，細眯着眼睛，企起的腳幹有序顫動着，強自用微笑掩護着苦惱。

「你老人家，」七叔幾乎是跪下來，帶哭的聲音說：「黃爽爽一片田地，虛虛地呀，那個看了都要無修山咧！天看了天都可憐！」他說時充滿了努力與收成兩方面的記憶，和這喻方面都將落空的痛苦感情。

「這是天意。」大戶看大，沒有立刻提到正面退耕的問題，能夠使時間無限長的拖延下去，正合他的意思。他巧妙地斜眼掃掃大家，在衆人面上他

讀出了他的策略的真實性，他十分滿意自己地車向鄉長：「那天縣長說，如果天再不下兩，他準備開穀倉辦賑濟，是不是？」

「縣長說是說過的，」鄉長幫同證實了謊話。「不過公事還沒有下來！」

「那沒有關係，」大戶有把握地接着說：「救災如救火。情形嚴重了，縣長會不等公事，從權辦理的」。停一會兒，他又說：「縣長他會做，這點事絕無問題。」

「我們種的山頂田，」準備和大戶清賬的幾位說了。「天乾地旱，莊稼一樣插不下土。我們請你老人家恩准我們退耕！」

大戶接過退耕字，意味深長，一個字拉得長長地：「你——們——是——退耕——的！」他眼睛望望番客彷彿無聲問着：「你呢？」當然，他心裏希望番客在他嚴峻的眼的看管下，最好一句話也不說。同時，他希望番客能

夠說說話，讓他有充分時間來考慮眼前的一切。

『我們認耕的倒是洋中地，我們不能照承耕字寫的四六攤分，這不太公平！』番客仰着頭說，一面害怕停下來會把心中準備好的話忘記了，他趕忙一口氣說下去：『我們不是來化緣的，我們根據道理，我們說不出那樣話，土裏土長，天災也好，人禍也好，我們一邊出地，一邊出力，到時候收成多少是多少，二五平分！田土上收，田土上割，乾認乾，濕認濕，我們幾代人跑南洋碼頭，錢沒有賺到，人總是清白的。我們說出就是話我們不與作假，作假的不是人！』

大戶點點頭和自己一點關係沒有的樣子，他在欣賞直腸直肚的番客。

『不成問題！大家是父兄叔侄，有什麼話說。』大戶看到沒有人說話，他伸直着腰，對屋子圍着的半圈子人十分親切，特別向着那些準備退耕的：『你們的退耕字，要我簽個名做個憑據不是？好辦！好辦！不過我們大家何

必多費手續呢？我把你們寫過的承耕字找出來，退給你們，不是大家更乾淨些？不過，你們認為怎樣辦，我就怎樣辦，我無一不奉陪！不說是鄉里親族，我們是同一滴血養大的。一句話是一句話。你們的事不就是我的事？我能夠看地方上挨餓不救？我×某說過了，我×某不是那種人！我×某最講鄉情！」他覺得自己的話，有些紊亂，停頓一下子，征服着自己感情深處的某種激動，他說：「大家不是外人，我說句笑話罷。我認為有辦法的人，應該個個向外進展，一生不出里門，淺水養不了大魚、闊綽不起來的。不怕諸位見笑。我在外圈一個電話，一進一出，大大的一筆數目，夠得諸位想一輩子的。這年頭，諸位想想，錢財放到地面上有什麼出息呢？說句老實話，不是生我養我的山尾鄉，我早就把地土賣了。人家說叔租吃糧是福份，我覺得我做這件事是慈善事業的性質。所以說，不必說碰到天災人禍，平時你們覺得怎樣辦好，就怎樣辦！」他轉向番客：「四六也好，二五也好，多了，你

們多分點給我，少了，不分也無所謂！我×某說出就是話，話說出一句是一句，兩句是一雙！我×某幾時說了不算話？不算話？你吐我口沫好了！」

大戶說的，聽到七叔心裏，成爲道士念經——句句真言。由這直言的鼓勵，七叔拉着哭與笑難於解釋清楚的臉蛋，捋捋羊公鬚，囁嚅說着僅僅大戶聽得清楚的音調。

「我的三斗坪那塊地，該你大租，今年收成無望，我求你掛個賬，明年母子該多少，合起來折穀子挑納。」

大戶語調也同樣輕，幽幽地附在七叔耳邊：「七叔，你老人家也是，這一點點，送你不成收，還用記掛？租穀不使，你老人家留起吃便是，不必說母子不母子，你看我×某是放印子錢斤斤計較的？大家自己人，不說見外話！不說見外話！」他像剛打完一場勝仗的將軍，說話時親切中兼又謙虛地搖搖頭。七叔的嘴像離水的魚，張開着，想要說什麼，又爲自己喘息一般的呼

吸堵截了。他的激動，自成了在大戶眼中的不重要。

有事時長，無事時短，大戶愈想拖混，時間愈過得慢。固然，樓外的人聲，因爲自己代表在樓內，靜候交涉結果，保持應有的寂靜，大聲小叫沒有了，調子由激昂而變成噁噁噴噴的耳語。大家先前是憤怒着忘記了火傘一樣晒在身上的陽光熱力，此刻一律在爲樓內的代表們耽心。大家替每一位代表想出了可能的答案。有從最好想到最壞的，也有從最壞想到最好的。年老一點，認定代表們萇萇騰騰送上門去是去送死，大戶的辛辣，他們是經驗過來的，硬要在老虎頭上找蟲子，那裏會有好結果呢？世事的閱歷，使他們在年齡上把自己造成了自信。他們認爲代表們下落的悲慘，一定不會出了他們所料。但話雖這樣說，到底這事件應該怎樣處置，他們也說不上來。他們祇一半兒爲自己慶幸沒有跟人瞎闖，另一面，良心上又不能不爲那班代表們的好心腸，香香棍搭着橋子，難過難過。年青人囑，他們恰恰相反，他們恨樓門

關得太快，自己沒有來得及跟着進去。他們不否認和大戶這類人辦交涉，就和瞎子熬糖一樣的老火。但他們沒有老年人一樣，虛虛地，樣樣加疑心。他們認為只要大家協心協意，大戶算不了一回事。他們現在盡量勸阻人羣走散，對老年人喊喊喳喳事後的孔明話，懷着戒心的厭惡。他們像預知暴風雨即將到來的燕子一樣，默默守候巢邊旋飛着。他們穿織在人羣中，阻遏着毒語的流傳，轉向。他們想及時勦滅它。

就在這時候，樓頂上大戶和雷公嘴，像俗語所說，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地。他們起先裝做彼此看不到，慢慢一張臉扯得像吃飽風的布帆，四面脹鼓鼓的。

『我是烏鴉，碰到凶事奇事出來報信的！』雷公嘴橫起臉來第一炮介紹了自己，他的話穩穩慢慢，像一把鋒利的小鋼鋸，來往拉在大戶的肌理上，大戶的肋骨隨它上下起落地牽扯。『屁眼裏打雷，真是怪事連連（年年）』

「有！你總該明白我來這裏幹什麼的罷？你不會誤認我來這裏走耍？」他冷笑停頓一下子，得不到回響，繼續說：「我們的賬，該算算了。往後年代越久，老妓接客，雞巴賬越纏越胡塗！」

「你呀——！」大戶鉄青着臉孔，失去大半天好性格的自制。「你嗎——？你的嗎？我們有那樣賬好算？」他忽然想起，在大家面前顯出自己的沒有涵養是不必要的。他臉色雖說一時回轉不過來，聲音却柔和多了；再說，臉色的好壞，只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事，說出的聲音會落到大家的耳朵裏生根長芽的。他邊笑邊弄水煙袋綫子。「你不要聽壞人的唆使，我們是同棵樹的葉葉，比不得外人。我早就叫你二嫂娘喊你們一家人過來住！我這裏處處缺欠人手幫忙，不差你們娘母子一碗飯，你們不會嫌我飯菜差！你今天來得好！你回去捎鋪蓋捲來！」

「喔！喔！」雷公嘴假聽不見，烏鴉一般漫應着。又像江湖好漢一樣拱

拱手。「領情領情就是了！我雷公嘴的爹娘沒生得有大屁股，坐不起皇帝殿！你！」他挺身怒目向着大戶。「你也不必貓哭死耗子，拖着咬罵假慈悲！……」

雷公嘴未完的話，讓姨太太慌慌張張蹣跚進來的粽子腳打斷了。姨太太差不多咬着大戶耳扇低聲跟大戶囁咕了一陣，模樣兒蒼蠅黏蒼蠅、神（蠅）上加神一樣。她的話灌入大戶的耳膜裏，像吹夠煙癮，揚揚眉毛，顯出得意的神色，大戶連連點着頭，用春天來時山野田間斑鳩叫着「拔溝理水」的聲音清清喉嚨。「是呀！我們是自……呵，拔溝……」他又連續咳嗽着，手掩嘴唇，點着的頭和胸部上下顫動一致地，頸項的紅塊向上延到耳根。他掩不住全身得意的神氣。

原來從樓上東南角一個姨太太一早據着的小窗子看出去，正和樓外騷動着的人羣和他們的「七叔出來！」「雷公嘴出來！」「放我們的代表出來！」

夾雜聲音裏表現着的意義一樣，秧稻顏色一例是枯黃的，大地斷點風，但此時人們注意的不是關係他們生活的田土邊的事了。人們集中眼力在斷橋處的沙灘上，和附近的兩岸。那邊人物的活動清晰得恰如軍訓時用以做野地模型的沙盤上的小人，刀和槍和綁腿，背帶，甚至面部細微的表情，都像手紋一般顯現着。他們螞蟻趕場接成一根線線，爬行了來了。五房祖厝後頭的荔枝樹蔭下，他們吹哨子停着休息一會兒，又像中毒的藍色血脈，向着土樓的心臟歸攏來。人聲沸騰着，叫囂着。藍色的隊伍接近了，用槍尾與刀尖在人羣中開拓一條空巷子。藍色線條靠近大門，大門自然得像是生長的一部分似的接迎進去，慢慢，好比爬行着的烏龜，前進的路上遭遇到阻擋，頭兒往肚裏縮，兩個留門邊的衛兵，就像未曾縮完的頭留下的兩個灰色的小眼睛，暫時察看一下外邊次一步的動靜，假如再碰到阻礙，它會一下子連頭帶腳縮入甲殼裏的。

姨太太附在大戶耳邊所說的，和事實的進行，就是這樣，簡單而明瞭呵。

當大門開時，大戶站起身來，手兒拍拍沒有染上塵灰的屁股，倨傲地說：「對不住，諸位稍等一下，有幾個客人從城裏下鄉，我去招呼一下就回來。」他的眼珠子向人羣打個圈子：「我們有那樣大不了的賬，回頭慢慢算！我×某有室有家，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諸位相信我×某逃不了不是？」

大戶連着做作的笑聲下樓去，吩咐知更鳥，大司傅，把縣裏派來的保警隊安頓好了。他和楊祕書高隊長他們讓着路，由楊祕書和高隊長領頭，一連串皮鞋踐踏青石梯的聲音，一路高上去，連接上去。

樓外，盡情使性發了一天威力的大陽，一個圓形的紅燈籠一樣，虛虛掛在天邊，離着最高的山尖，約莫有二尺光景。在遠處雷聲與近處人聲的夾攻下，它是快落土了。

六

像死蛇留一條擺動着的活尾巴，落下的太陽已在山那邊完全不見面了，而它的餘輝染得半天紅暈，它蘊藏地土中的熱力開始蒸發，似乎比它橫經天頂時還熱得使人煩悶心焦。趕熱鬧的狗兒，他們明明看到抬起祖師公出來過的，但何以主人們心情是那麼暴躁，一近攏身邊，就是無頭無腦那麼屁股上一腳，肚腰間一腳，沒有往時燒香請火的好脾氣？他們任怎樣想都想不通，只好不想了。他們約集了似的，遠遠躲在溪岸的竹叢處，湊景追逐一陣子，撒一回野，也就心懶意洋，眯着眼，俯伏着，伸出舌頭，休息着精力於緊張花費後例有的休息了。

土樓裏明暗的分清正和大戶的心情成了反比例。當天庭沒有陽光，屋子裏處處呈顯着疲憊的顏色，縣裏的保警隊來了，大戶的心明亮了。大戶踩着

輕快的步伐，跟着楊祕書，高隊長上了青石梯來到大客廳，他意味深長，得到了解圍地：

「這些就是敵鄉最傑出的代表！」他指着雷公嘴，番客，替他們介紹給新來的客人們。

楊祕書高隊長一邊寬衣，一邊從西裝褲袋裏掏出花色的手帕，擦着帽痕周圍腦殼上的汗珠。在深陷着眼眶裏的兩顆黑色的眼珠像兩隻飢餓的小耗子一樣，楊祕書向代表們眨眨眼，樣子頗好笑地：「諸位辛苦了！久仰！久仰！」他對自己的這翻反面話頗為欣賞地連說連點頭。他的臉孔尖尖的時常向上揚的眼角，充分說明着對自己聰明伶俐的自信。他是縣長私人最機密的親信。他來當祕書不久，到山尾鄉還是初次。他和大戶纔剛在樓下的會面，也是初次的會面，但因縣長的特別吩咐，他故意壓低了祕書的架子，和大戶顯得異常親密，經過高隊長介紹後，他的自我介紹說得十分出色而又有分寸：

「兄弟從前是幹過話劇工作的。」他說：「正式上過舞台演的可盡是壞蛋的角色！」他說「角色」兩個字先是嘴巴束得圓圓地，隨即捲起舌頭，壓扁嘴唇，真像是在舞台上說台辭。大戶對這種有意的討好愉快地點點頭。「跟兄弟來往的人，他們都說兄弟了不得，惹不得！」他繼續說：「其實兄弟自己是『不得了！』停了停，他說明似的：『這年頭兒，搞公務人員有那樣搞場呀？』賓主無間的契合，投機，融化在各自呈露的微笑裏。

「我想，這樣好嗎，」高隊長徵求楊祕書，大戶的同意。「我們先休息休息，這些顯要們叫鄭班長帶了去，等下再處置，發落！」他不等楊祕書他們答話，伸出頭向天井高聲喊：「鄭班長！」

「有！」人和跑步的聲音一齊奔上樓來。

「處置？發落？我們是兵拐子？殺人的強盜？」雷公嘴斤斤計較着：「我們窮，窮得硬氣；餓，餓得新鮮！我們來和黃鼠狼打交道，正正式式，絕

不陰陽面，與與此此！」

「你們？你這不是搯鼓上門白討打？——」高隊長聳身過去，違願又如願地給雷公嘴幾下響亮的嘴巴子。沒有雷公嘴的頂嘴，隊長還想壓下向來他單獨出外辦案「給他三十板」見面禮「再送縣府法辦！」的老脾氣，他覺得初次跟隨楊祕書出來，楊祕書是自己的上司又是文官，這面子應該給楊祕書的。他極力避免粗鹵性格的暴露。雷公嘴的話刺傷他的尊嚴。他心裏想：「媽的，你睜眼沒見歸誰出來辦的案！」他訓斥着雷公嘴兼對所有代表們：「青天白日容得你們鬚鬚頭打傘子——無髮（法）無天？你們成羣結黨來鬧吃大戶，退租減租？違反政府法令，不是強盜？」在祕書面前，他把今天一路上想說的文縷縷字眼，沒等到正式審案提前說了，鼻孔裏出氣，冷笑着，慣於發施號令，一字一權威地：「鄭班長，細起帶走！」

雷公嘴給反纏着手，一邊怒目橫掃着：「細罷！你有權利細人，你細

罷！」

鄉長像從耗子洞裏爬出來，獻殷勤地躡足過去，拳頭打在堅實的肉臂上發出鏗鏘的回聲。「細人？才細人？」他歪着腦袋反問一下，得到的不是聲音而是輕蔑的一瞥。他當做沒有看到，厚顏地：「你牛皮癢呀？七天的狗兒，沒得打開眼瞧瞧個夠哇？打死你，都是一場子事！有你鳴鑼喊冤的！」

「秧剛播落，莫非田水重混了？」鄉隊副認為同是軍人的身份，他應該站在高隊長，鄧班長這班人一面幫個腔。

被罵做發瘋的雷公嘴仍然不答辭。這份沉默鄙視的侮辱，鄉長是深深感覺到的。鄉長內心多多少少明瞭這回自己插嘴的不合時宜，但不好當衆和自己過意不去。正在沒辦法的時候，楊祕書解圍一般說道：「現在就問個究竟怎樣？」

「怕諸位走了一天路太辛苦了！」大戶的話剛出口，他馬上覺到字句和

祕書挖苦代表們的太雷同了，連忙改口氣：「不忙，大家先休息一下！」

「縣長明瞭是老兄的意思，立馬派兄弟和高隊長帶隊伍來。」楊祕書不管鄭班長正以立正的姿勢等待他的次一道發落的命令，他頗拿身份地有意暫時冷略了一切旁邊人，着一子閒棋做眼眼一樣，從知更鳥手裏接過消暑清肺，本地有名的大桔和鉄觀音茶啜啜嘴，把屁股深深埋在紅木靠椅懷中，公鷄似的伸長着頸頸，一面跟大戶寒暄。

「好說！好說！」大戶客氣着，一時想不起該說什麼，停頓一會兒。「兄弟這次從省城回來，到了家，雜事牽纏住了鬆不了身，祕座蒞臨敝縣，沒得親身迎接，這一點，莫見怪呀！」他伴着笑聲，擺出江湖的樣式請請手，然後記起回答祕書的話語：「縣座他老人家是父母官，多少事要經他老人家擘劃籌思，夠忙兒的。偏偏我們這班鄉愚又弄些黃豆兒的事來麻煩他老人家，兄弟心裏十分過意不去！」

處事用飛躍的跳的方式，也可以算是敏捷的一種模樣，楊祕書跟着腳幹大筋有韻律的人爲的痠癢，點着頭顱，嘴邊保留着抹不掉的微笑。他忽然改變了姿勢車身向鄉長，態度十分嚴肅地：『本縣各鄉鎮戶口清冊限一星期內交齊。這是縣座交辦的。鄉長你要特別注意，這是本年度縣政考績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一件！』

鄉長被屁股底下的彈簧放射出來樣的，筆直站立起來，貼按褲邊的手指下意識地徐徐移動着，撫摸微微隆起的褲筒骨，手背上青筋不規則的扭動，恰好像楊祕書的話打到他心頭上攪起的氾濫着的波濤，他口吃的說：『報告祕座，戶口清冊本該早辦了。接到縣政府的命令，我們曾經上過幾次呈文。辦理戶口這筆經費很可觀，我們一時無法籌借。我們請求縣座早日發下我們去年秋間繳集的那筆——』

鄉長的報告給楊祕書截斷了，去年秋間楊祕書還沒有到境，但那時候征

繳的那筆戶籍費他聽縣長說過了，他自己也分潤了它的用途。他不願在衆人面前翻閱這筆隔年賬，他說：「縣座管的不單是貴鄉的事。有大小六十餘鄉鎮該歸他經營。地方上的臨時開支，當然得歸地方籌集，這便叫做政治技術。」他停了停，揮揮煙袋上的煙灰。「說是無錢無法推行政令，那都是推托的話，那都是不負責任下屬的流行政治術語。」他找到更有力的例證的。「好比青黃不接時期，天乾地裂，人心浮動，容易受到奸人的誘惑。做地方官的，應該未雨綢繆，預先動動腦筋。要是一下子給縣府來個電話，召兵遣將的，就是臨時剪就的紙馬紙兵，也沒有說要就要那麼神速方便。」他發完了議論，正正經經地吩咐鄉長。「這是縣座親口交帶的，兄弟是通知過了。政令是政令，朋友是朋友，「先禮後兵」這信條，我們搞政治的朋友們一向是遵守的。」

楊祕書親眼見到他的命令在鄉長身上發出的威力。像蘆葦一般，鄉長願

不到應有的禮貌，發軟的身軀斜斜支撐在攀扶桌邊的兩手上，腳幹顫動着，粒粒汗珠患疹症一樣，一顆推着一顆，在額間頂頸間，升起又破裂，終於匯成多邊的河流，徐徐地在找尋出路；臉蛋上幾顆深凹的麻點，也給汗水墊平，墊高了，遠遠看來，那凸出的透明的小水晶體，弄得整個臉幅曲折凹凸的，誰見了都會說這不是鄉長了。鄉長用求助的眼光看着大戶。

「噯！」大戶低垂了頭，魚吃地萍一樣幽幽嘆息一下，差不多是自言自語地：「我們這班傑出的代表們！」他的聲調高到剛好說出他的憤懣。「這些鄉愚們！哈！」他冷笑了下。「這算是——」他重覆着思想。「算是我修橋造路爲鄉爲土的好處！」他調侃自己，也是數說姨太太從來的嚙噬地：「真是，這叫做「觀音菩薩生痔瘡——慈悲偏生後患！」好本事呀！你們這些混帳東西，丟盡了我×某的面子！這便是鄉情！這便是慈悲的報應！」大戶這番自怨自責，說它不像老年松樹皮經過了刀割而流出松脂，他的獨白，不是由

於楊祕書態度和語勢所引起，那純粹是假話。這一點，楊祕書看得很清楚。楊祕書暗自慶幸自己隨風轉帆外交攻勢的得法，至少，各方空氣是隨便而緩和了。等到知更鳥點好了油燈洋燭，在燈光燭光交融燒燃着夜色，大戶死灰色臉頰抹上一層健壯的枯皮黃，大家精神似乎都比較煥發的時候，他瞅着站立着的代表們：

「喂！辛苦的代表們，這一點我們要先搞清楚，」他得意的話語是這樣開始的。「你們哪位是反頭呢？」他眼睛上下搜索好一陣子，得不到回答，他註解似地。「你們誰是首領，誰是頭人？」站着的人仍然沒有動靜，他生氣了，聲音高高地，頰下肉綳緊了，臉孔也拉長了。「哪個叫你們來的？」

「哪個叫我們來嗎？」雷公嘴有力量的胸脯因為反纏了手更加厚實了。「各人頭上一片天，你問他！」雷公嘴向大戶方向邁前兩步，給鄭班長拖回

原位來。「他叫我們來的！蛇要飽，水蛙要命，他不剝削，不吃完肉不吐骨渣，我們會找上門來？」

大戶說：「你好吃懶做，把祖宗一份產業搞光了，眼巴巴看我有三頓米下鍋，伸長頸子來尋孔尋縫？我不怕！你來好了。」他繼續生氣說，「我倒要你說說看，我是怎樣剝削？怎樣吃肉不吐骨渣的？」

「你要我翻翻你底細？這點子義務我是盡得的。」雷公嘴大聲說。「我們祖先留下的地產，大租，是那個假藉祭祖的名義霸佔了？土地測量，買通保甲長，測量員，暗中換名過戶，是那個狗×的幹出來的，我父親分到的一點菜園地，又是那個用修理祖墳的大帽子生吞活剝去了？說是給錢？給的是那樣冥紙錢？人死死了，骨頭都爛了，有鬼無鬼，也該出世投胎了，生我雷公嘴是不肖子！生我有眼睛是瞎子！生我有耳朵是聾子！生我有腳幹是跛子！生我有脊背是駝子！生得的嘴巴，是該吃雞巴的啞子……這父母生我無

用場，沒三尺水起不了白龍船！」他引一句大戶平時罵過他的話。「這我都認了。說是修橋造路，人工是鄉里人捐獻的人工，你挑過一担沙？摸過一塊石頭？你知道榕樹壩橋是怎樣給水衝走的？算你是總董，你總個雞巴董！勾結承包人偷工減料，要想在你這判官肚皮，鬼心鬼腸裏熬一盞油點燈，真是瞎子養兒，乾摸無望！大前年南洋募來的一筆賑濟公款，你也無骨無渣吞吃下去了！那是一筆什麼款呀？賑濟鰥，寡，孤，獨，的款子也可以吞？你真是不怕斷子斷孫啦！你是煙枝舍到有口水，樣樣吃出滋味來了，不翻你底細，看你是賊是人？」

「好！好！」大戶叫着倒采。然還沒有等他想出什麼方法處罰雷公嘴，姨太太躡腳過來了，掛在大戶耳邊，她悄悄兒說：

「你想什麼來？你？那副脫不掉挨刀的樣相，犯得着我們正式教訓他！」她的聲音更加微細得像一道氣息：「正式教訓他，我們霸佔的罪名確鑿了！」

內傷不出血，你懂嗎？閻王註定他午時死，他拖不到未刻。」她有意味後面這些話大聲說給在座的人聽地：「我們自己子弟，自己人，你交給我勸勸他回心轉意就是。」沒有等到大戶點頭，她把雷公嘴從角門邊帶走了。

「你們呢？說說你們的大道理看！」楊祕書泛指着大家衆人。

「他們是來退耕的。這位先生是來減租的。這位老先生是來掛大租賬的。他們統統是看得起我，撥草尋親，來吃我這大戶的！」大戶用紙煤頭一介介紹着。他認爲說出這些話來，把來人的身份，用意點明了，看他們無理取鬧的程度，可以讓大家見出雷公嘴也是同樣地無賴，雷公嘴剛纔一大串理由，都是無端生有的。

「喔呼，租可以減，承耕的地可以退耕，真是天下奇聞！」沉默已久的高隊長說。

準備和大戶清賬的，番客，他們委婉地說出了他們的理由。

「屁！」高隊長是本縣人，大戶是大地主，他是小地主，保護大戶的利益間接也就保護他自己的利益。退耕，減租，吃大戶這些名堂，在他聽來是刺耳的，無法想像的。他低聲向楊祕書解釋：「我們本地人寫承耕字，是你甘我願，主佃之間兩方同意的。承耕字上況且明白規定，不管天災人禍，承耕人都要照納穀物的。」楊祕書點點頭，高隊長更理直氣壯地：「你們這不是故意搗亂是什麼的？」

當然高隊長的話是得不到回答的。

「你呢？」高隊長轉向七叔。「鬍子已有一把了，還鬧新鮮玩意兒？你想掛大租賬不是？租穀賬——過了冬，長如蔥，過了年，長如線！這一套把戲，見識過的！」

「我只是掛了，二天年冬好，我是要還的！」七叔虛虛無無地說。

「你還？你光棍一身，你拿雞巴來還？」高隊長生氣了，重覆着：「這

一套把戲，見識過的！」

「喔，你還不起大租不是？」楊祕書指着七叔說官話。「這好辦！」他客氣地向大戶說：「你老人家執行你的所有權就是。把田地召回來，另安給別人耕種。」

「那塊地是我們得佃，他老人家得大租。」七叔分辯說。

「我們本地時行「久耕成佃，」我們的田，他承耕久了，便得到佃權了。」高隊長說明着。

「是這樣子呀？「久耕成佃？」根據的是那一國律令？官廳不理睬這一套！土地測量過了，地籍上是誰的名字歸誰經管。「久耕成佃，」笑話！老者！你聽清楚沒有？不納租穀就要起耕了！你那得佃不得佃，過時的皇曆翻不得了！你聽清楚沒有？」

七叔的確也不十分聽得清祕書在說些什麼。祕書的話，七叔有的聽懂，

有的聽不懂。但憑祕書說話時的神氣，主要的一點，七叔是明白了：他如果不納大租，那塊山頂坪的地是沒有了。那塊地，是祖宗幾代人勤苦儉積買下來的，他們生在那上面，活在那上面，而所有精力用在那上面，也可以說死在那上面。怎麼一次還不出大租——不是不還，是天乾地裂了還不起，是打算掛個賬而已，怎樣就連佃都不得了？他不懂。他戰戰兢兢麻木在他所站的地方，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他初時跟着入土樓來，目的只在看風勢。他本來不敢提出什麼的，是大戶慷慨的諾言，——凭般請求，凭般答應，鼓起他掛欠大租的念頭和勇氣。他要求過，大戶滿口應承了。若說不交租，便沒得地，他萬萬不能這樣辦。他不能丟祖宗的臉，他不能。他像求安全行進的蚯蚓，縮回幾步，慢慢安穩伸向前去地，他全身抖擻着，終於牙縫間迸出了幾個字：「這是我一時胡塗，我不該這樣！」

「你鬍子壅滿一嘴了，還是一時胡塗！你胡塗成羣結黨擾亂地方治安，

想過了沒有？該得什麼罪？」楊秘書雖說一面還是嚇唬他，心裏很滿意他的悔罪的話。當高隊長開玩笑地說：「到底是本地土猴吃本地土，痾的本地土！」秘書激賞地點點頭，不再理會站旁邊歛歛着的七叔了。

「你呢？你到這裏來，」楊秘書指狗屎尖，同時公開地打個困憊呵欠。「你也只曉得牛肉是一斤，馬肉是一稱的罷？」楊秘書愈說愈輕的話語，間接表示精神的疲乏，需要暫時收下梢。

大戶對楊秘書的措置，十分同情。的確，他自己的煙癮早就到了，不能再熬煎了，對於這些手中心的蟲子幾時擠出他們的汗來，都是一樣的。他幫着說：「他是個尾巴子，瞎眉閉眼，專門拿旗子打吆喝的！」像有傳染性似的，他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繼之，是深深地發自喉嚨底的：「拔溝理水。」

「沒有像你那麼厚臉！」不知道哪兒來的一股勁兒，狗屎尖臉孔脹得和

二月蘿苣一樣紅到裂口處。『說過的話不算話！放過的屁不認賬！開口慈善，閉口鄉情的！』

『嗶呼！你想跟老子做對頭？早咧！老母狗還沒有跑花脚咧！——你這沒結成的坯子！』

『按他下地打五十大板再說！』

高隊長的話跟大戶的同時說出，也正彼此代替着說出了心意。真的，如果不是煙癮已上來、祕書收梢的計劃，在今晚顯得略略單調了點，這不是大戶的作風與個性。息事寧人既然做不到，而有人自動送打上來，再忍耐一下子過癮，這一點，別人做不到，大戶做得到的，這便是大戶。

狗屎尖被按下地來，嘴裏說：『落你手裏，要殺要剝隨便你！』鄭班長正閒得無味，說要打，他和高隊長在這點上是有精神上的契合的。他討好地捲捲袖口，在手心裏吐一口口沫，拿起扁担照狗屎尖屁股上狠狠點落着，

穿在狗屎尖身上薄薄的一件夏布裏，和應着扁担的上下，一條條肉痕在掙扎，蠕動，春天的蠶兒似的。慢慢，皮肉兒凍結不動了，血兒往下流，血花黏在扁担上四處濺潑着梅花點。狗屎尖哼叫的聲音也低下了。他歪過一邊臉來，對着大戶說：「你打罷！打不死不算數！」他的灼人的眼睛，在映着燈光陰影裏發亮着，帶了幾分可愛的表情。

高隊長覺得很掃興，他碰到說硬話的人，從沒有這樣經不起打。他看到軟吓下一層薄飛飛的屁股，雖然打不夠數，他也只好做個手勢叫鄭班長抬走狗屎尖，一邊叮嚀着：「先收押了，再候發落！」算是對自己的行徑下一個交代，雖然這時候狗屎尖或狗屎尖的家人願意領走的話，他會無條件答應的。據他的經驗，狗屎尖打的已是差不釐了。

「我看，我們還是休息一下罷，兔兒滿山跑，仍舊歸老巢，池內魚，多給點自由空氣吃，不礙事？」鄉長結束自然到來的尾梢，確正是時候。這一

次，他真說出了大家的心意。楊祕書不禁移近椅子，俯身看看他，像從他身上找出某些未曾發現的因素，但落入祕書眼中的，當然不會光森森臉上一顆麻子都沒有的。祕書像誤吞了蒼蠅屎一樣，惡心吐一口痰，掏出手帕來，把一切礙目的，都設法從面前抹掉。楊祕書這種突如其來的動作，給鄉長的感覺是奇特的，捉摸不定的。他無法了解自己便是讓人惡心的對象。

當狗屎尖一班人順着雷公嘴被帶走的角門來到幽禁室的時候，楊祕書，高隊長他們被讓入東面的小翻廳。他們不拘禮節靠着鋪好涼席的夏牀上吹閑煙。他們確實是累了，雙腳長長斜放髹毘上，全身骨肉鬆懈下來。除了楊祕書問着大戶是否把製造迷信，作弄鄉愚的龍墩岩帶便毀了，大戶腦子裏絲絲地和着合拍的吹煙聲，考慮一陣子，然後答說：「這個，再從長計議罷！」別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半明半暗的燈光擦着人們的貪婪，無饜。此刻，如果天塌下來，那就隨它塌下罷。

樓外的天；依然是欲哭無淚。像從魔窟中升起的一片無頭無尾的灰色雲，把天上的星子全部揩抹去了，一顆都不剩留，地上的一切，是接近末日的灰鉛色；籠罩在人羣的心中，也是沉重，暴躁的，憤懣的喊聲，時時從人羣中飄盪出來。人們有些拿飯來吃，有的，回家去了，又陸續來了。送飯的女人，有時好奇地互相探問：『怎樣啦？』『不管聲音怎樣低，男人聽到了，總是開嘴罵着：『怎樣啦？是扁的怎樣啦？媽的，無你的，閉你的髒嘴！你是來找死呀？怎樣啦？』碰到性情好的，忍耐下去，走了，性情燥的，夫妻不免攪成一小窩紊亂，給旁人半勸半拖拉開了，但不管怎樣，土樓四周像是塗滿糖水，人羣總是螞蟻一樣越聚越多，越緊越牢。人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來，不過總覺得大家在一起好點。大家在一起，樓裏的代表們，比較有保障點。代表的家屬，有的幽幽在哭泣，有的瘋了一樣，盡情哭過一陣，又連珠炮似的乾哭着。秋沈聽到狗屎尖入土樓去了，那時她還在床上。狗屎尖在樓中

被打與呼叫的呻吟聲，清晰地傳到她那音箱般低矮的木屋，和病後的敏感的耳膜，她支起身來，又瘦又高單精精一根管芒一樣，虛虛行田塍上，一手醒着鼻涕，一聲嘆息地訴着苦，對着樓窗放開喉嚨請大戶帶念已死兒子春發的情份上開宏恩，放出狗屎尖來。大戶要什麼，她可以給什麼。春發是爲大戶慘死的，狗屎尖是幾房頭才留得的一點火星子。香火要人接，她不能沒有狗屎尖。要是沒有狗屎尖，她便對不起過世的祖宗。她犀利的話鋒與哀悽的語調，盪漾在人羣的心中，把大家最心酸的景象，具體地畫聲畫影刻劃出來。大家都覺得心酸，大家看到她像她婆婆一樣，直木木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地，大家都怕起來了，好容易才把她做硬做軟的勸回家去。但她在大家心中所留的印象，却反而是更清新難忘的。

在幽囚室裏 雷公嘴反縛的雙手，嘖太太給解開了。雷公嘴低垂着頭，私忖着，張開嘴裏一顆金色的牙齒，閃耀着幽光，他的下巴彷彿更圓了點似

的。姨太太有能耐地站旁邊解釋着，細聲低語着：「噯！他老耄老胡塗了，你跟他一般見識？」她試探着，愛憐揉合關心地，「不過嗎，飯不熟氣不勻，你三叔爭的是一口氣呀！你凡項讓他一點，你不知道你三叔的脾氣？你三叔是死心眼兒，一個蘿貫一個坑！俗語說，「人不知己過，牛不知力大，」你頂你三叔的話也算頂夠了，凡樣說通了，也就沒有什麼啦！……」她的手擦擦衣裙邊，像是手上積了幾升塵灰。「不過嗎，我要說句公道話，你三叔一天到晚大小事兒忙，缺人幫手，脾氣燥點是事實！要說你三叔不關心你，那都是搬弄是非不像人話！你三叔爲你顧你的筋骨，自己肚子痛只有自己知道！這樣吧，有理無理，不該你是後輩，你當面跟你三叔認聲錯，這矮不到那兒去的。人投親，鳥投林，再說我們也是親，我們一家人還是一家人，比不得外人！你認聲錯，別的不用管了，別的有我！」她仿效丈夫時常有的翹個大拇指反指着自己鼻尖。她的態度親嬾到有些近於猥褻，她的話語，明知

道是在裝腔作勢，也使聽話的無法拒絕她的請求。她默察雷公嘴不說話的神氣，她甚為滿意，身體更挨近地：「我們說句笑話，你三叔無仔無兒，我們人上半百了，還有指望不是？二天他眼睛一閉，不像大家說的，這份家產，不是「夫妻二人來尿——不是你的便是我的」了！別人爭不說，你有什麼好爭？去罷，好好聽我的話，去當面跟你三叔認聲錯！你三叔的心地是好的！你去叫一聲，叫人不折本，舌頭讓一讓！你……」

「滾你的媽賣×！你們還有心地？」雷公嘴猙獰的嘴臉，由金牙發出的幽光更擴大起來，樣子可怕極了。姨太太四肢乏力，連拖帶讓，走到角門，心裏明白，已到安全地帶了，開始燃燒着被侮辱的復仇的火焰。

七

在大門邊閃躲了幾次，終於像狗一樣用手當足，四脚落地爬出來了。經過鄉路，自己閃落落下來，兩面人相信不會讓人家再發現，身後也沒有人影子跟着了來，但兩面人心裏總是卜通卜通的，手腕覺得脈搏的跳動。他順着通引秋枕房屋的田坎上走去，那屬於屋宇輪廓的一團黑影子，對他恰像一貼定心劑，能夠早點嵌縮進去，他便安穩了，沒有驚懼了。然而，今晚的路顯得特別長，昏黃的月色到處作弄人一般挖拋着撲朔迷離的影子。裂開着的地土，處處張着嘴在冷笑，樹叢裏貓頭鷹傳出一串串不祥的聲音。纔剛在土樓裏的一切，清晰地在他的腦中反芻着，啃嚼着他的心窩。兩面人冒充代表進入土樓了，身體上做作的自由，正是他願意在大家面前保留自由的身份。他是同時被禁錮起來的，代表們沒人會在同受難者的心腸，發掘致使自己腐

餽的成份；在大戶眼光，他是報信人，是心腹。在幽禁室裏，他常常找機會溜出來到處走動，聽聽吩咐和聽聽話尾。煙癮過足，大廳開始了宴會。看樣子，大衆心情都十分愉快的。大戶高高擎出的酒杯，連帶着輕快話語：『多承諸位幫忙，乾一杯！』楊祕書高隊長同時站起來：『那裏，那裏，這是我們份內事！』乾完了杯，點着頭，雙手把杯子供在前額地慢慢坐落下去，叫四座爲自己姿勢的優美失驚。鄉長對上司的戒備也解嚴了，張紅着肥積積的頸項：『我來借花獻佛，請祕座隊長賞臉乾一杯！』他重重地把屁股納入藤交椅中，微微喘着氣。姨太太幽禁室退出來後，一個人悄悄躲小屋裏吹夠了洋煙，目頭紅紅，惺忪着眼，一雙富貴的小手按心口上，讓大戶三迎四請請出來陪客了。大戶說：『怎樣賤胚子，鐵匠死了不閉眼，只欠幾捶子的，你參他講理，他就不理！……』大戶對姨太太處置雷公嘴的辦法，自始便懷疑了。他這樣說，主要目的是說給客人聽的，他希望雷公嘴粗魯的行爲，會在客人

心裏造成深刻的印象。姨太太這副德行樣相，正是他說這些話的好機會。姨太太是講了。她那樣懶懶的，說不清是贊成或者反對丈夫的意見，女人就是這樣明兒莫測高深暗裏要你順從。大家猜過一陣拳，鄉長又站起來了，他演說似的，說明楊祕書他們未到前的嚴重局勢，指出楊祕書他們的重要後，面對大戶：『你老人家對付事情的手法，真夠人佩服！——乾一杯！』大戶微笑着接受了，嚥乾嘴裏的酒滴，手心拭下濕漉漉的脣邊：『這叫能屈能伸，英雄識時勢呀！』鄉長說的，不折不扣就是兩面人所想說而說不出口的話。兩面人情不自禁暗暗喝起來。……

秋忱的房屋到了。屋子裏亂草草，和剛死過人仍未收殮過一樣，一盞燈極像長眠燈，亮光燃出的圈子，闇澹，酸澀，又慘悽。秋忱哭泣着，瞪直了眼睛，不斷請人救狗屎尖，她人雖回家，看情形魂魄猶在土樓邊遊盪，馳騁着的呵，婆婆的：『……舉頭三尺有神明呀！……人吃人的世界！你這欺人

吃人的！人不見，天不容呀！』這些話真像一把利劍，準確而堅定，直直刺入兩面人的心坎。春官從來就不喜歡兩面人那幅蛇形的面蛋，他那逢人愛笑不笑的樣子，邪裏邪氣的，怎樣說，也不是好人的一路。兩面人一跨進屋來，便給秋忱揪住了。秋忱是這樣用力，兩面人整個肩胛給震動得轉痛起來，秋忱說：「你要救狗屎尖，可憐他，幾房頭留下一點火星子！你可以救他，你不救他，對不住人呀！」兩面人心裏冷了半截，夢遊地獄似的，覺得今晚上碰到的便是鬼。他含糊自己地答應設法。但沒有等到他設法擺脫秋忱壓在肩膀的力量，秋忱自動放鬆手，看樣子，她並沒有意識揪到的是一個人的肩膀，還是一段木頭，她口裏喃喃無倫次地：「左死右也死！死死定了！狗屎尖沒有兩條命，拚得就拚！」兩面人違反本意，低聲答應着，敷衍春官地：「是呀！誰說不是！本來是嘛！富人錢，窮人命——本應各自愛惜！不過，他黃鼠狼扯人喉嚨，不把窮人當人！迫到頭頂來的，又當別論，這又當別論！」

他心裏的狼狽情景，給隱隱傳來的土樓上的猜拳聲，喧嚷聲吞下去了。他沒有繼續往前想。他向春官要了兩碗生酸的番薯粥，極力堵塞鼻子，不讓那股難聞的氣味，傷害脾胃地，他胡亂裝落肚，走了。春官在他行轉腳的身後，罵一句：「吃去脹腹罷，無尾狗！」他都沒有聽到。他的心讓另外一片雲霧覆蓋着。

大戶叫他出來外邊探虛實。外邊是空茫茫的一片天，半頭開啞，半頭灰黑。他犯了老眼一樣，看到遠處而摸不到近處，而在遙遙的遠方，時不時，無數并投出來的電光，判決似的，深深刻劃着他的心窩。他難過極了，摔過了幾次又爬了起來。胃裏反芻着，草氣上昇下降，一陣又一陣呼應天上肚子裏翻轉着小型的雷鳴。他不該吞小寡婦那兩碗餵豬的番薯粥。但他沒有辦法，公事在身，急急如律令的，他又不能回家。他做這件事，甚至沒有對家裏人說過。他失落魂魄地來到葛仔頭三叉路，碰到琉璃燈在巡水，琉璃燈問他去

不去三斗坪開會，他得救地答應了，他們同路走着，兩顆不同目的的心，暫時是合流了。琉璃燈只能照到亮處，照不到暗處的，同時，他不是迴蟲怎樣能知道人家肚裏所懷的鬼胎呢？他仍然是空心稻子仰着頭的舊性癖，不在他頰處翻他一層痂皮，他是不感覺到痛的，平時，他總是讓蒼蠅蚊子環繞他頭上自由地翱翔。兩面人的心思，自由又有依靠地，在他信任的領域裏飛昇又降落。他們仰着面走，三斗坪在望了。三斗坪按道理應該算是兩岸夾溪，山溝梯田的一種。可是當山勢流入鄉間來，出口處的半里圓周內，地面平寬了，套套圓的，各處又高了點。在它圓徑內的四周展望，半個山尾鄉都收入眼底來。因此，這地區彷彿自成一片，而且，爲了地勢高，鄉下人在團轉做的莊稼祇是點點蕎子，清明雨水十分充裕時間，或插插稻秧，但這是很少很少，十不經一的，所以地面上的顏色往往是惹眼，熱烈，又鮮豔的蕎子的顏色。在低低議論着的族叔，連長，屎龜蠅他們，給琉璃燈，兩面人兩人的腳步聲

停歇了。黑暗中，覺得大家臉孔繃得緊緊地好像一張鼓皮，一打便會響出燦裂的聲音來的。山風來得比先前次數勤緊，又來得長。青蛙拉着調子唱着雨前的歌曲，但此起彼落，仍然不成交響樂調，雨仍然隨着飄漫天頂的雲塊遊騁着，遲疑沒有了。族叔向天獅照例是新來了人，便憂心忡忡地重覆一遍算是開場白，實則表現了他參加今晚會議的內心責任，也說明了大部分人的心意的，他說：『是這樣的，就是泥人，也有土性，我們不能唆人上橋下了橋板，不管黃鼠狼是多辣，是脫了毛的一把刷子，全身是板眼，我們第一着棋，要救雷公嘴他們出來，這點道義，我們要盡的！』他靜養一樣，摸摸面頰，順便伸個小指頭挖挖黑色的栽得到一顆胡豆的小耳孔，消磨了一些時辰，算是完結了，沒有繼續說下去。接着，是筆直的道路或是迂迴的道路，凡是道路而且可以走的，便都由人們簡樸的腦子裏說出來，用不同的語調，不同的嘴巴和着不同的手勢。本來，祇要一日三頓能夠拖混下來，大家對於

已存在的，便無形中承認它是應該的。生活雖是苦，大家雖是用勞力和眼淚過着日子，大家從沒有想過用行動來改變一下生活的方式。大家只有認命，從來對存在本身沒有起過懷疑。現在，由於天災？人禍？或者什麼的……總之，每樣不能單獨成爲理由，但樣樣都有了點，大家開始搵這機會想了想，隱隱約約的，覺得認真讓大家過着牛馬生活的是怎樣的一種嘴臉。大家說着，議論着，你的一點道理正好來說明我沒說出口的，像水流金沙，越衝越現，大家覺到阻礙自己，勒住自己韁繩的，是大戶和代表大戶的祕書，鄉長一些人。硬漢屎龜蠅忘了昨天夜裏在岩廟中和連長吵嘴的事他移近連長，借着嘴裏紙煙頭的紅點，討好的面着連長捲起袖子，示意着，只消連長同意，土樓門幾個守衛手中的牛腿槍，可以全數記他賬上，由他集人負責解決常做沒有瞧見一樣，把手插入頭髮裏扒梳着，思索着，白色的頭皮紛紛墜落下來，恰像冬日樹梢虛掛着的枯葉子驟然爲肥重的烏鴉的身體所棲踏，嘩啦

一聲，花落了滿塔滿地。連長爲自己思想的凌亂，困惑着。這和他向例相反地，他性情雖說暴躁，但遇到重大事情，他能有計劃地像鳥選擇食物一樣沉思着，先默默的聽人家的談話，人家的話過了小半節，他便能很快綜合人家的意見，在自己的腦子裏形成一個清晰的輪廓，並從中間得到有利的，供作行動中心的批判的結論，譬如下午，是雷公嘴他們走得快，他和李老先生同樣不主張派代表入土樓的。他就是這樣在其四周時時吸收肥料，讓自己永遠處於不敗地位的人物。現在，他知道事情很棘手。他默默然。硬漢也忍着。一車骯髒話不說走開了。橫臉冒冒失失地：「依我，不管天南地北，打進去震她個奶奶的×！人救出來，放把火，……」『怎樣個鬧法？』連長粗聲粗氣接住了，一邊打着飽呃。橫臉實際想不出什麼具體辦法，面子上又不便認輸，只像鷓鴣一樣咕嚕一聲，負氣躲到田坎頭挺屍去了。

自始就沉默着的高脚鬼，剛從工作場所裏來，照樣端整拄鋤頭柄上站立

陣尾。歪歪戴着小緞子帽，油光油滑黑暗中仍然閃着金色的光澤。他搵着一把鼻涕，抹擦在脚底，繼續沉思，樣子有幾分畏縮的。他是村裏頭平時最受歡迎的工人。他答應一件事，一定做得有頭有尾的。全村子掏井的工作，不管氣候冷熱，多飢饉齷齪，都是由他一個人包辦。他在深的地底下，掏到了玻璃瓶子，或是貝殼，銀錢之類，他寄名兒叫掛桶的分贈圍集井邊的小孩子。一邊搭訕着話：『小三，那個康熙大錢是你的，回家去叫你媽煨一鍋熱水等伯伯回來洗脚！』小三答：『我不！』『你不！大錢扣起來。』等到回話已拿到手了，他會說：『好好，我下回不再給——！』事實呢，話沒有說完，仰起的眼睛，讓反滴下來的泥渣子封住了，他的『着了』的聲氣傳到井上的時候，孩子們一面笑，一面合拍唱着：

「高脚鬼，高叉叉

想吃的——粑

無米煮——沙

無粥喫，落井吃——泥巴

無爸來——叫我！」

他真是個孩子頭，從不因此生氣。而對工作煩重，他也從不計量。上山翻地土，主人不在跟前，同伴偶然偷懶，抽空扎根煙時，他會像蜜蜂一般更殷勤地操作着，一邊：「喂，夥計，你搞點野雞野兔子我們回去燒了下酒吃！」心裏會想：「拿人家錢，做人家的事，在人家面前，做，在人家背面，一樣要做。樣色好學，偏要學來毒害自己的懶！」同伴們儘他說，他會內疚一樣閉上嘴了。他纔剛聽了大家的話，有一種隱隱的想頭，從心的深處，像雨後香菌一樣，一下子冒出了來。他嚴肅到發抖，一字一千斤重的：「我說」不怕要債的英雄，只怕欠債的真窮！」我們都是做破鞋學破手啊，安分守己慣了！要殺要劈，被凌遲慣了！……大家能齊今天起，齊心一意，怕他殺了

頭，還問充軍罪？……」他揩揩額頂滲透下來，而在眉心結成珠子的汗水，營養不良的菜色臉上，泛起一道年青的熱力，聲調是悒鬱而悲傷的，話語越說越瘖啞下去，已是忍耐着的眼淚，不能自持地索性伴着哭泣傾瀉着，一個三歲小娃兒一樣。他的話並沒有新意，但自他嘴裏說出很使連長吃驚。同樣像一道閃電啟迪了陰暗下來的天宇，連長從繁雜腦子裏，理出了頭緒，說：「大家能齊心，辦法有得是：」慣於摸觸地圖的手指比畫着，每句話的停留，顯示着每個重要的步驟地：「不說別的，土樓邊，廢了的槍樓的涵洞，只消花上一百斤火藥……」連長突然記起了昨夜岩廟中的決議，何以大戶會有所提防，連長沒有懷疑在場人中會有一個去透露消息，他已往的職業，訓練他在衆人面前，對這些細節嚴禁了口腔，他轉換題目地：「土樓中的，可以不放眼內。討厭的是怎樣對付縣城！」經過他提醒了後，大家才收斂了憤怒情感的奔流，明白了問題的嚴重。大家開始把問題接過來，在各自的心中

想下來。連兵像巡邏似的，向着各人尋問意見。兩面人痛苦地暗裏咬着嘴唇，應虛景地，點頭代替語言，來表示連自己也不能確定是什麼的心思。他到大戶處去告密，一日來變成他一種孤獨的私有的財富。這財富，使他覺得自己比別人有分量，而實質，常常讓他陷於罪犯的心情，尤其當這時，大家把他當自己人全部信任付託給他的時候。他真想鑽到地心裏去，愈深愈好。族叔始終沉着臉，睥睨着他好像天上的星子；族叔陰森臉蛋上起着一層冷霜，他，兩面人，最知道這是代表什麼意思了。兩面人表面上雖裝作毫不介意的樣子，內心無法不趑趄着，顛簸着。岩廟那邊這時守宮人鼓打的單調的鼓聲，雷公嘴堅決又帶野獸一般的神情，狗屎尖幽幽的：「你打罷，打不死不算數！……」秋忱發瘋的樣相，春官鄙夷的臉色，大戶叫他出來探聽虛實的神祕表情，都齊集他腦子裏塗上一片紛雜的色板。兩面人乘人不注意，水銀樣子逢隙便鑽地溜下半乾涸了的溪道。心兒悸動着。脚底交夏着的軋軋聲，

把清流舐食時留下沙地上有序的波紋破壞了。山風生氣一樣一陣緊似一陣從頭上掠過，乾樹枯草有形無形的灰色影子幌盪着，交紊着。小孩子拳頭一樣大的小刺花放散着芬香。一條灰色的水鼠，聽到脚步聲，從容不迫地刻着，在水面上劃着漩環的曲線，交融在對岸的水草叢裏，算是給他的心境，一幅正面的圖案，他抓起一塊小石子，順着那方向拋扔過去，否定它，便否定了自己的，收收胆子，爬上岸來。照在地上的月亮像要把自己的光收回一樣，黯黷無光。電光閃亮着，使人睜不開眼，被迫着走幾步停幾步。稀疏的大的雨滴落下來了，在枯草上，人頭上，葉子打捲起來的稻秧上。遠近青蛙呼應着，似乎覺到將來的雨水，從清朗歌聲中，報信一樣傳播出去，帶着滿腔的喜悅。

越近土樓，兩面人步子越遲緩。黑色樹影，灰色的人羣，靠南方天邊一道亮光把半個土樓影子嵌入圈子內，樓下人羣的行動走馬燈似的浮動着，潮

流一樣麤集着，人堆子一層又一層增厚着。兩面人心中疑問着，恐懼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是他報信報遲了？大戶另外發的有探子？連長，族叔他們先他來到了嗎？不會的，無論怎樣都沒有這樣快。他離開三斗坪連長他們還繼續開會議論。他走來的路是最短的捷徑。這絕不會有的。……人堆更清楚了，人影一把爛鋸子鋸出一樣，參差不齊狗齒的邊沿，小孩子插在人的腳縫裏好像一條水蛭只露着屁股，兩面人從人們的臉色上看出了發生了什麼事，他跟着默默擠着，設法盤進核心去，從人的肩胛，胸膛，腰際，和鬚鬚底，馬提燈上，俯視的身影是向天射出的。地底下雷公嘴平躺着。左手彎拐處齊齊切斷了，傷口的白肉帶了紅色的斑點。臂膀一半插入胸脯，另一半黃尾的苦瓜子一樣斜掛着，青色的脈絡也像青色的纖維，使苦瓜更像苦瓜孤另另掛在晚秋暮色裏，僵老了，變枯了，無人再來檢摘的了。在他那粗聲喘息裏，人們可以聽出受傷的血，是怎樣朝心臟流，在寬厚的胸脯間澎湃。雷公嘴意識

仍然是清醒，人沒有希望了。當雷公嘴從窗口往外躍下的時候，他當然沒有想到這是他一生最後的結局，即在此刻他也並沒有感覺到痛，更沒有認清傷勢的嚴重。他的嘴微笑一樣張開着，他的女人坐他旁邊，手扒梳着他那蓬亂的頭髮，她原先的哭泣，已變爲喉嚨底筋肉的起伏蠕動了。她不說一句話，眼睛遲疑望着輪在身邊的丈夫，跟她一點關係沒有一樣。她的樣子，十分尷尬。雷公嘴搖搖頭，拒絕隣居捧來的一碗冷水。無疑地，生的慾望仍然攫有着他，他不願意死。他見到兩面人臉上輪轉着信任的愉快的肌肉，他笑了。

夜色更深更濃。西南風轉成西北風了。閃電企圖照亮個個人的臉孔似的，一陣又一陣，鄉路上沙石飛騰着。四野拉長哀悽的調子在哭泣。烏雲塊着魔似的在天頂一朵朵冒將出來。兩面人驚駭地疑視着四周。他抬頭望望土樓窗，土樓裏安靜得像是一座墳墓，只時不時飄出狗屎尖的呻吟聲，燕子翅膀被風搨得像蝙蝠蝠肉翅的一樣的顫抖聲。沒有等到族叔在三坪會議上忍不住

了，於兩面人走後說出自己從鄉長聽來的關於兩面人出賣大眾的祕密，而趕上來的橫臉高腳鬼的魚鰓形尖刀子，插入兩面人的胸腔，兩面人見到高腳鬼堅定的面影固執的言辭，子彈般的，打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刺蝟一樣渾身長出了硬毛，嘴裏滿是血腥。眼前一陣黑，土樓低矮下去兩面人全身抽搐，癱攣着，癱軟倒下了。

蚯蚓長鳴着。大水蚊狂熱地伸展着翅翼航行夜色中獵取天邊的一份氣息，增加自己勇氣似的。

村子中，三三兩兩的火把子點亮了那是正式集合人羣的第一次信號。

雨，東南西北，有聲無聲花花落着，未曾認真地下。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七角

苦 旱

林 蒲 作

發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科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長篇
林蕪中篇
李白鳳短篇
汪會祺短篇
阿湛短篇
靳以短篇
海岑散文
單復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定音
短簡
大團圓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 散文
方敬 散文
繆崇羣 散文
一文 散文
巴金 書信
黃宗江 戲劇
鄭敏 詩歌
陳敬容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廉價



中國店員工會
中國絲綢公司
華東區公司委員會
第一專門委員會
圖書室

1.80

上海書店
¥0.40
福

8